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4/PV.13
6 October 1989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第十三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9月29日星期五,下午3点15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加尔巴先生 (尼日利亚)
嗣后: 萨赫洛尔先生(副主席) (苏丹)
嗣后: 弗罗尔森先生(副主席) (挪威)

—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比尔希略·巴尔科·巴尔加斯先生的讲话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代表发了言:

柯林斯先生 (爱尔兰)
哈利法先生 (巴林)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沙卫西拉先生

(泰国)

普斯先生

(卢森堡)

韦拉亚提先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萨赫洛尔先生

(苏丹)

卡米卡米喀先生

(斐济)

下午3点45分开会

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比尔希略·巴尔科·巴尔加斯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将首先听取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比尔希略·巴尔科·巴尔加斯先生在陪同下步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仅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比尔希略·巴尔科·巴尔加斯先生阁下光临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发表讲话。

巴尔科·巴尔加斯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请允许我代表哥伦比亚人民和政府向阁下当选为大会主席表示我们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我相信，你将会杰出地主持我们这个组织的工作，正是这个组织使国际社会团结起来。我也要向前面的一些国家一样对于你的前任——丹特·卡普托先生所作的杰出工作表示赞扬。此外，我也要向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为实现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致敬。

这是我最后一次作为哥伦比亚总统在大会发言。但是我今天不仅是作为我国总统而且也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在这里发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屠杀导致产生了联合国，希望各国团结一致能够避免50年前发生的全球性疯狂行为的再次发生。此后虽然联合国作出了持续努力，但人类在我们星球所发生的冲突中继续走的是战争的摧毁性道路。只是核战争无法想象的毁灭性后果才使得我们没有再次陷入世界范围的大灾难。

尽管由此而出现了脆弱的武装和平，但世界仍处于战争中。意识形态、贫困、不公正、过份的野心所引起的冲突以及目前日益由麻醉品所引起的冲突已破坏了和平。

尊重国家主权已成为我们所有的战略思想的基础。它实际上已成为联合国的基础。但是我们现在却看到了麻醉品这一最新危险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不受国界限

制的恐怖主义。今天当我们国际社会聚集在此时，我们发现自己遭到了不尊重我们任何主权准则、国界和法律的国际犯罪机构的攻击。

要迎接上述新的挑战，我们必须利用创立联合国的那些核心价值。如果我们不能在面对上述威胁时一致行动，那么我们会纵容出用毒品现象及其所引起的暴力行为出现毫无限制的增加。

我相信哥伦比亚将战胜毒品贩运者。但是如果这一努力得不到全球性的支持，那么将不会取得任何成功。最近出现的对哥伦比亚的声援及支持是在我们处于艰难时期给我们的巨大鼓舞。

我们正处在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与导致联合国成立的那一时期同等重要。不受任何传统的行为准则和国家主权职责约束的侵略者正向我们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这一侵略者就是具有巨大力量和资源的阴险的全球性犯罪网络，这一犯罪机构依靠贩卖毒品非法获利而生存。正如秘书长今年在他向大会提出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非法使用和贩运麻醉品现在已被认识到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罹患的一场社会瘟疫。尽管近几年来已经加紧了与这场浩劫进行战斗的努力，但是据估计，贩运麻醉药品涉及的金额最近已经超过了国际石油贸易的金额，仅次于军火贸易。看到人类深深地陷于堕落和死亡的贸易而不能自拔，令人痛心。”（A/44/1，第26页）

上述犯罪的卡特尔的成员出生于许多国家，他们的许多领导人都称作是哥伦比亚人。虽然，他们其中有些也许出生在哥伦比亚，但是我想说清楚一点：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哥伦比亚人。他们是国际逃犯。他们没有家。哥伦比亚不是他们的家乡。

我今天在联合国这里想阐明反对贩运毒品这一斗争的严酷现实。哥伦比亚处在斗争的前线。对我们而言，这并不是口头论战。在哥伦比亚我们进行的斗争的

死亡人数一段时期以来一直上升。大约一个月以前，我们最为优秀的民族领袖之一，路易斯·卡洛斯·加兰不幸被暗杀了。从许多方面来说，他的死激起我们的民族并将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问题上。但是我们对毒品进行的斗争多年来损失惨重。我们已失去了十二名最高法院法官、一名总检察长和一名司法部长。我们也失去了一些议员、法官、市长、几十名记者、数千名士兵和警察以及成千成万的致力于民主事业的哥伦比亚公民。

在我上月宣布采取严厉措施在戒严状态下利用现有行政权力以后，麻醉品贩运者继续采取懦弱的恐怖行径。他们威胁无辜家属并对其进行报复，随意攻击城市并炸毁了诸如我们的报纸《观察家报》这些敢于明确反对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机构。

毒品贩子为保护其非法活动，企图摧垮我国人民的意志并破坏我们最宝贵的制度。请听清楚——他们必将失败。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历史最悠久和最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一，它将获胜，并在经过这一新的考验之后变得更加强大。

在过去几个星期内，我们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胜利。我们正在有步骤地粉碎贩毒集团，其方法不仅仅是没收和销毁成吨的可卡因，哥伦比亚当局实际上缴获了全世界所缴获的可卡因的80%。然而我们的进攻远远不止于此。那些暗杀路易·卡洛斯·加兰的人已被抓获。我们已逮捕数千名嫌疑犯，并没收了数百万美元的财产——加工厂、银行帐户、通讯设备、飞机、船只、房屋及庄园。

但这些胜利还不足以赢得这场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来到这里。我们只有通过共同的国际行动，才有希望打败麻醉品灾祸。贩毒集团已宣布发动全面战争。这种宣战是针对整个国际社会的；针对那些其青年正受到毒品毒害的国家以及那些象哥伦比亚这样的目睹其民主及体制受到暴力和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麻醉品冲突所造成的死亡是无止境，在这种毒品恐怖之下没有安全的天堂——而现在我们必须让毒品贩子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安全的天堂。国际社会现在应当在这场战争中选择自己的立场。

在座的很多人可能很难同意这是一场全球战争：他们或许认为这只是该半球的

灾难。实际上，很多人认为可卡因只是美洲的灾难——在南美洲生产而在北美洲消费。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就在我们今天在此开会的时候，贩毒的触角已伸进欧洲和远东。他们就象越过边境那样越过大洋去积极寻找新的市场。那里有消费者，那里会有供应者。实际上，可卡因不仅仅是更广泛的麻醉品危机的唯一丑恶表现。不要搞错——这场灾难殃及我们所有人。

国际社会团结一致，这应当是我们的行动纲领。首先，我们必须有效地控制对这些非法毒品的需求。正是对毒品的贪婪的需求引来毒品恐怖主义活动，也是对拉丁美洲民主的一种最严重的威胁。那些使用毒品的人正促使罪恶的贩毒集团暗杀我们的人民。在距这个会堂几条街之外的本市一个时髦的住宅区里，肯定有人正在其文明安静的起居室中按往常的定量吸可卡因，此人听了上述情况会感到害怕。然而实际上正象他扣动扳机一样，他是杀害为维护法律与民主而献出生命的哥伦比亚法官与警察的刽子手。

与减少需求的必要性相比，反麻醉品的战争中的每一种战术和武器都变得微不足道。毒品消费所带来的非法利润简直太大了。我相信，我们将在哥伦比亚打败毒品贩子，但只要这种卖买仍然有利可图，在一些国家的一些地区，就会有人提供毒品。大麻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由于我们有效地加强了法律，贩毒者们在哥伦比亚的活动代价高昂，于是他们迁移到加利福尼亚、夏威夷和其他地区。毒品贩子不违反的唯一法则就是供求法则。

任何社会，无论多么富裕，都不能让其儿女受可卡因、海洛因、大麻或其他任何可怕毒品的毒害。在这方面，布什总统的全国控制毒品战略是朝着正确方向跨出的第一步。我们必须坚持这一概念：即非法的毒品既非时髦，亦非无害，不管是在富人的灯红酒绿的酒会中还是在贫民区中使用。吸毒者需要了解一点，他们在这场战争中站到了敌人一边，与那些生产和推销毒品的人为伍。我要借此机会指出，我十分赞赏大不列颠首相在呼吁召开一次关于减少对麻醉品需求的国际会议方面采取的主动和表现的领导才能。承蒙撒切尔夫人邀请我在明年四月的这次会议的开幕式上讲话，我已接受这一邀请。

第二点，我们减少可卡因供应的种种努力同时也依赖于在停止加工这种毒品所必需的化学制品的非法贸易方面的国际合作。总的来说，人们十分注意毒品的生产与加工；例如，对诸如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国家的古柯叶的种植已经给予过份强调。但不幸的是，相形之下人们对控制那些被用来加工可卡因的化学制品的供应都很少注意，这些化学制品主要来源于北美和欧洲。所有这些化学制品没有一种是在哥伦比亚制造的，都是通过走私进入我国的。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对这些化学制品的制造与销售极其迅速地予以控制，同是还要加强对非法贩运这些化学制品的制裁。制造可卡因并不仅仅需要古柯叶。没有必要的化学制品就无法制造麻醉品。我们向那些穷苦的种植古柯叶的农民施加压力，让我们也同样坚定地同那些提供此类化学制品的人施加压力。

第三，那些贩毒集团用来恐吓、伤害以及杀害我国人民的各种武器并不是哥伦比亚制造的。这些武器来自国际武器市场，而在这些武器市场上甚至最尖端的武器也可轻而易举地合法买到。有一点我们必须搞清楚，就是那些向贩毒恐怖主义者出售武器的人比起那些吸毒成瘾的人罪过更大，尽管是那些吸毒成瘾的人要求得到毒品才引起了暴力。去年，哥伦比亚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呼吁限制武器出售，但不幸的是，在联合国并没有达成协商一致。致命的贸易仍在继续，对此我们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至关重要的是，应该采取特别措施，减少并控制向毒品贩子和恐怖主义者销售武器。我呼吁世界上所有国家制止这一疯狂行为，并且立即予以制止。

我国政府同时也极为严重地关注外国雇佣军在哥伦比亚训练和支持贩毒恐怖主义者的各种活动。国际社会必须加强谴责雇佣军与恐怖主义者和毒品贩子的罪恶勾结。我国政府不仅谴责了外国雇佣军在我国领土上的存在，同时还宣布他们的活动构成犯罪，下令逮捕他们。哥伦比亚的这些事态发展要求大会通过一项公约，宣布这些犯罪行为为非法，并把这项工作当作紧迫的、不可置疑的任务来完成。

第四，国际合作是旨在制止资金非法外逃的各种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贩毒集团依赖国际银行系统来转移资金。这些通过犯罪而获取的利润中的相当一大部分投资于工业化国家，其形式是银行存款和债券、房地产和合法企业。一方面，一个贫苦的农民为了养家糊口而种植古柯，另一方面腰缠万贯的国际银行家非法转移数以百计的贩毒美元，以此来资助恐怖主义者对无辜的人民采取行动，而这一农民却被视为比这银行大亨更坏的坏蛋，这就使我们的正义感遭到了扭曲。如果银行系统予以合作，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与毒品贩子所进行的斗争中取得很大的进展。

第五，我们所有与会者都必须急迫要求立即批准《维也纳公约》。该《公约》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谈判才缔结，其中包括要在一个广泛的范围内采取特别行动，如惩罚毒品消费，在公海上扣压船只以及没收财产等。我一回到哥伦比亚后即向哥伦比亚国会提交《维也纳公约》，供其审议和研究。要想使本《公约》生效，整个国际社会都必须予以批准与执行。

此外，我还想向大会推荐其他两项多边倡议：第一项是呼吁大会召开特别会议，以讨论全球毒品问题的所有方面，如毒品的消费与生产。特别会议应当考虑采取紧急行动，包括我今天所建议采取的行动；第二项步骤——也许是取得具体进展最为重要的步骤，就是建立一个部长级国际工作小组，该小组应当定期开会，以便协调并制定特别反毒品行动，并对取得的进展进行估价。

第六，政治稳定和维护哥伦比亚民主制度的关键是其经济实力。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合作以维护强大稳定的经济是那么重要的原因。尽管毒品贩卖具有强烈的破坏力，哥伦比亚还是能够意志坚定地同这一国际犯罪集团作斗争。

关键的是要注意到，我们的经济不是依赖于这一非法毒品贸易的收入，在哥伦比亚资金集中在房地产投机活动和使非法获得的资金合法化。它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帮助很小。哥伦比亚不是，也不会成为麻醉品经济国家。

三年前，我在大会讲话时提出急需同赤贫作斗争。从此，我国政府着手推行一项雄心勃勃的社会变革方案，以改变过去一直得不到发展利益的地区的生活条件。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结果了。

尽管反毒品战争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但是我们将坚持推行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为此，哥伦比亚需要国际和财政合作，更重要的是采取商业和贸易措施，以使我们的经济能够更多地进入工业化国家的市场以及使我们的出口产品价格公道。

主要例子是咖啡，这是哥伦比亚农民的传统和主要收入来源。《国际咖啡协议》最近失败了，其结果将是，哥伦比亚将在今年损失4亿多美元的收入。61个发展中国家明年的收入将减少总共500万美元。

我们要求美国和其他国家帮助再次签署《咖啡协定》。我们经不起充满理想地谈论以农产品替代可可叶而破坏哥伦比亚农民的主要经济作物和我国的最大出口产品。我们高兴地注意到，乔治·布什总统最近表示愿意在寻求解决导致《咖啡协定》破裂的问题中给予合作。我们希望，所有其他有关国家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并恢复国际经济合作最成功的一个范例。

商品市场的疲软只有恶化债务危机。外债是拉丁美洲的沉重负担并且正在阻碍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外债正在使数百万拉丁美洲人的贫穷进一步恶化。我们必须努力合作，找到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现实的有效的方法。

还有一个相关的斗争受到了世界的注意并且必须在1990年代受到我们最优先的考虑。这当然是我们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恶化。

正如最近我在马纳奥斯《雅马逊合作条约》成员国会议上说的那样，工业化国家对整个人类在生态上负有债务。在200年不到的时间里，不仅欧洲和北美洲的大部分自然森林被削平，而且工业生产给臭氧层带来了污染、酸雨和破坏。这是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后代欠下的生态债，我们的后代将不得不生活在发达国家毫无顾忌的处理它们的自然资源所产生的后果中。

工业化国家偿付这一债务的办法是直接帮助第三世界保护环境，特别是热带雨林的各種努力。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在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最高一级得到处理。在哥伦比亚，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我国政府已经在亚马逊地区划出了2000多公顷的雨林和印第安人保护区，面积比许多欧洲国家还要大得多。我们保证向后代偿付这一债务。

如果麻醉品问题此时不是首要问题的话，我就在今天的大会上讨论另外一个战争了：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公正的斗争。我们不应忽视这些基本目标。我本来还要详细地说一下我们正在促进的许多重要发展项目，对国际社会最重要的项目是通过哥伦比亚领土建造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陆地桥梁的建议。将要营造的铁路、高速公路和管道将对国际船运提供新的关键纽带。

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后代将会对我们的行动作出裁决。在这次反毒品战争中，有许多愿意献身的各国英雄。许多人非常著名，但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路易斯·卡洛斯·加兰的死是因为他敢于力陈己见。《观察家报》编辑圭莱尔莫·卡诺的被枪杀是由于他不甘沉默。几千名士兵和哥伦比亚公民的死去是由于他们致力于这一斗争。

这些勇敢的男女不会白白死去。整个国际社会必须作出更大的牺牲，以消灭毒品带来的灾祸。

人类历史记载中充满着衰落文明的遗迹。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的和全球性的威胁。时不我待，我们现在必须采取行动。只要我们在毒品威胁面前表现出勇敢和坚定，我们便将取得胜利。在国际社会的决心与合作下，我们将消灭这场二十世纪的温疫。我衷心地希望，二十一世纪的学龄儿童将只从历史教科书上了解毒品和恐怖主义，了解这场已经成为过去的巨大温疫的历史。

我们对摆在面前的重任不抱任何幻想。胜利需要时间。1940年，温斯顿·丘吉尔在下议院上的讲话或许可以用来描述我们今天的经历：“在我们的旅途

上，死亡和痛苦是我们的同伴，艰难困苦是我们的衣衫，坚定和勇猛是我们唯一的盾牌。我们必须团结，我们必须勇敢”。

让我们在今天共同宣布，本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将用来埋葬国际毒品灾祸。我们团结在一起，能够和必定取得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希望以大会的名义向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刚才作的重要讲话表示感谢。

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比尔希略·巴尔科·巴尔加斯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 9（续）

科林斯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衷心祝贺主席一致当选为大会本届会议主席。他在联合国中的长期经验和他对联合国及其在国际事务中重大作用的献身精神使他成为这一职位的理想人选。我们期待在他的干练指导下进行工作。

我还希望向他的前任丹特·卡普托先生表示敬意，他有效和有风度地履行了他的职责。秘书长的不懈努力是联合国有效的关键因素，我希望请他放心，在他执行他的重大任务时，我们将给予全力合作和支持。

法国外交部长已经以欧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的名义在大会作了发言。我国政府完全同意发言中谈到的对国际社会所面临问题的看法，共同体所有成员国都持有这样的看法。

正如秘书长在介绍他的年度报告时提醒我们注意的，五十年前的这个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当六年战争结束，和平最终降临时，人们开始建立联合国，这里战争的废墟上出现的希望迹象。这也是本世纪人们做出的第二次努力，以建立一个组织来调解国家之间的争端和结束战争。

联合国与以往的国际联盟不同，它的基础很稳固，到今天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发展历史。最初，本联合国会员国只限于战争中的盟国。其主要目的是确保任何

略侵者都不能再次发动全球性战争。但多年来，随着会员国的增加，它关心的问题也扩大了。现在，几乎世界各国都已成为其会员国。它加速了殖民主义的结束，推动了许多新兴国家向自由和独立过渡。它所关心的问题今天已经扩大到人权、发展以及国家之间的争端和冲突。

我们这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迫切需要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组织。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一些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跨越了国界，影响到整个人类的前途。我们必须继续努力，解决各种冲突，结束军备竞赛，促进人权和发展。但除此之外，现在我们开始意识到一个重要的新议程。一些问题关系到我们这个地球的脆弱的人类环境及其保护，这些问题只能在全球范围内加以解决。为此，我们需要一个世界性组织，并需要一种共同承担责任的合作态度。这一努力必须是全球性的。但在一个世界组织中，人们很难求得一致，因为在这里，必须协调许多不同的利益。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新的挑战。

在迎接这一挑战的同时，国际关系中已经出现了改善的新气氛。当我们走出冷战的阴影时，希望的前景比联合国建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大。美国与苏联两国外长之间的最近一次会晤就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正继续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对整个世界都至关重要，对欧洲就更为重要了。

在一些东欧国家，尤其是匈牙利、波兰和苏联，所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国内变革在改善东西方关系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变革中的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确定尊重人权的决心。令人遗憾的是，完全尊重人权并未成为整个东欧的准则。例如，违反人权影响到罗马尼亚的一大部分并造成土耳其少数民族大规模地逃亡到保加利亚。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进程已经结出了果实，并给欧洲带来了益处。在审议整个欧洲局势的过程中，这一会议也必须起中心作用，我们将继续敦促有关各方实现其自己作出的承诺。

然而，东西方关系只是整个世界局势中的一部分，我们对东西方关系中各种问题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该使人们忽略和忽视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种问题。毫无疑问，这些问题也必须得到我们的关注。因此，有必要扩大我们的关注范围，以便使所有国家都能够从政治改革中得到益处。联合国在促进这一进程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的威胁是全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它需要国际社会作出新的承诺和决定。停止和逆转军备竞赛以及防止对全球环境的威胁是最为紧迫的挑战。

军备竞赛目前仍在进行。尽管出现了一些进展，但大量的财政资源还在继续用于制造更复杂更先进的武器和取得军事优势，这些资源都被白白地浪费掉了。我们对目前削减军备谈判中所出现的进展表示乐观，但这不能妨碍我们认清以上这一基本事实，或是减轻我们的担忧。

除了最有诚意地，大规模地解散军事力量和消除军事装备之外，看来什么也不可能结束军备竞赛。在此之前，我们将继续生活在这些武器所造成的威胁之下。当然，我们深受鼓舞地看到两个超级大国宣布愿意削减其战略核武器的一半，也看到维也纳谈判在关于削减欧洲的常规军备问题上出现了进展。这些进展必须得到推动。

但目前一个危险是，在武器数量削减的同时，又会出现比目前武器库中任何武器都更有杀伤力的新的先进武器。这将对裁军进程的一种歪曲，它绝对不应该发生。

目前有些国家仍未同意签署《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这使我们感到不安。我们欢迎美国和苏联同意在批准意义不那么深远的协议方面争取进展并就进一步限制核试验进行谈判。我们敦促它们全面禁止核试验。在《核武器不扩散条约》1990年审议会议即将召开之际，这将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与苏联本周早些时候在这个讲台上宣布的倡议宣布的倡议使世界上摆脱化学武器的威胁出现了巨大的可能性。我们期待着尽早就全面销毁这些毁灭性武器达成多边协议。国际社会需要看到在结束这一祸害方面出现真正的前景，我们呼吁各方作出认真的努力来达到此一目标。

军备竞赛和武装冲突造成的问题之外的其他的威胁越来越复杂。对我们环境的破坏现在构成了对整个地球的威胁。

地球的大气层正受到我们各种活动的威胁，各种维持生命能源正受到腐蚀，沙漠化和热带雨林大面积毁坏的破坏。我们的河流、湖泊和海洋正遭到石油、化学品和核废物的污染。核武器设施所施放出的污染，带有核武器的船只和核动力船只出现事故所造成的危险，这些都增加了新的威胁。我国政府尤为关注的是核潜艇所造成的潜在危害。

这种危险在狭窄的爱尔兰海域尤为明显，在那里好几个国家的潜艇出没频繁，已经发生许多水下航行的潜艇对捕渔船造成破坏的事件。的确，这是国际水域，在目前的国际法中这些舰只也可自由通行。但我们都还清楚记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及其对整个欧洲的影响，因此不难想象如果这样一艘潜艇的核反应堆在爱尔兰狭窄的水域里出现真正严重¹的事故，那会对象我国这样的邻近国家造成多么大的灾难。

在这种威胁面前，我认为仅仅关注在另一个时代确定通行权利是不够的。那些拥有这些舰只的国家急需具有一种新的国际责任感，以对付这种以前从未想过的危险。

我们珍惜地球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和为了子孙后代，也是为了所有生命。地球的健康生存依赖于一种脆弱的平衡。我们并不清楚打破这种平衡并牺牲我们的利益将会出现什么后果。维护地球的健康平衡，要求全球合作。我们都必须促进和发展对地球上有限资源的合理和不造成污染的使用，我们必须鼓励对我们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的再补充。

这要求进行认真的讨论并作出严肃的决定。在使世界各国政府采取行动方面，联合国正处于一个极好的位置。已经计划举行几个关于环境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其中有明年在伦敦召开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有关各方的会议，这为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来保护臭氧层提供了机会。欧洲共同体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责任，而作为那一阶段共同体主席的爱尔兰将尽全力促进会议取得巨大的进展。

尽管在西方之间国际紧张局势已经出现缓和，和平的精神更深入人心，但是不稳定和动乱仍然在影响着许多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在许多国家，战火仍未消失，各种冲突和紧张局势仍在一些地区持续存在，世界上仍有一些地区的人们在遭受苦难，经济面临崩溃。

担任欧洲共同体主席的国家已经在大会发言中表示，欧洲共同体支持采取可望解决一些国家和地区中的冲突，包括阿富汗、柬埔寨和中美洲问题的行动。爱尔兰同担任主席的国家一样表示关注，并同欧共体 12 个成员国一道决心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起建设性作用。

我愿进一步谈一下对有损于我们良知和正义感的两个冲突的看法。我是指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和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

在加沙和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在其抵抗占领的斗争中遭受了重大伤亡，特别是其年轻人。我们对用武力镇压骚动深表不安。压迫政策不仅是不正义的，而且也决不会成功。只有政治解决才会结束这一积怨很深的问题。

我们欢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政治解决阿以问题这方面所出现的立场的逐步转变。我们还欢迎它给予和平进程新的推动力。

全面解决这一冲突必须确保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确保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在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冲突的构架内，巴勒斯坦人民应自己决定怎样行使其自决权。我们将同共同体 12 个成员国一道尽力在今后的几个月里推动全面解决的进程。

我们希望，作为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国际和平会议取得的结果，去年单方面宣布建立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将成为现实。所有有关各方——包括我们承认的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必须直接参加这一会议。

我们对多年来的冲突给黎巴嫩造成的破坏极为震惊。我们欢迎三位阿拉伯联盟国家首脑目前正在作出的努力，欢迎有迹象表明，最终也许找到了一个保证黎巴嫩的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引入重要的政治改革和导致所有非黎巴嫩军队——当然，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除外——撤出的解决办法。

继续捉捕和扣押人质令人极为不安。许多家庭已遭受打击；我自己的国家也不例外。在目前被扣押的人质中包括一位爱尔兰人布莱恩·基南，他曾一直在贝鲁特担任学校教师，任何人都无权将无辜的人扣押为人质，任何人都无权给那些没有参加那些所谓要实现的事业、对这些事业没有责任的人们造成如此大的痛苦，对于那些扣押这些人质的人和那些也许能够影响扣押者的人，我发出一个简单的呼吁：“现在就释放人质”。

在南非，对黑人的可耻镇压有增无已。对黑人政治组织和黑人工会运动的禁令依然有效。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依然被监禁，尽管人们发出了无数要求释放他们的呼吁。人民民主运动的许多代表最近被逮捕，依然在被拘留之中。

在最近的选举中，南非黑人再次被剥夺在自己国家的政治结构中的发言权。这些选举本身就标志着歧视。很难将这些选举看作是抛弃种族隔离的前奏。但是，种族隔离只能抛弃。我们注意到，南非政府对改革的必要性现在正表现出有所认识。早就应该在南非进行真正和有意义的改革了。在废除种族隔离，同南非所有人一道共同努力，建立一个以平等与正义为基础的社会方面，南非政府不能再拖延了。

在纳米比亚，在联合国的主持下，长期被拖延的独立进程已经开始。爱尔兰有幸通过派遣爱尔兰人参加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而参与这一进程。我借此机会重

申，我们支持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发挥他们的作用，下一步——即在11月——就是进行选举，必须使纳米比亚人民在不受恐吓的情况下自由地表明自己的主权意愿。

最近朝着在安哥拉实现民族和平采取的主动行动使我们感到鼓舞，我们也欢迎以谈判为基础在莫桑比克实现解决方面取得进展的迹象。在未来的一年将有机会全面改善在南部非洲的局势。必须抓住这一机会。

我们坚信，只有通过加深和加强朝鲜半岛上显然是脆弱的关系才能缓和紧张局势。1989年，朝鲜半岛在联合国没有代表，这是不正常的，我们希望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将很快得到纠正。

在对世界现状进行审议时，遵守人权具有重要的位置。对人权的遵守不可能在通过国家边境加以隔离或掩盖。现在，人权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持久和合理的方面。我国政府欢迎这一演变。

尽管如此，仍然有些国家政府正在大规模践踏人权。他们的行为是对人的内在尊严与人类良知的侮辱。

欧洲共同体主席已经表明了我们对一些国家内存在的遵守和恢复人权的状况抱有的关切。我们谨强调指出，爱尔兰对6月以来在中国发生的事件深表悲痛。以暴力镇压和平的示威及随后进行的一系列逮捕和处决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爱尔兰的公众舆论一直以关切心情注视着中美洲一些国家内的人权再次受到威胁的情况。有关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有效行动以终止践踏人权的行爲，将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绳之以法，并建立将使此类践踏行为成为历史的政治结构。

在过去两年中，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活动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极大加强。爱尔兰一直自豪地在这些努力中充分地发挥作用。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纳米比亚已经表明了联合国、也只有联合国在解决区域冲突方面能够发挥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然而，请允许我花一些时间来反省一下我愿称之为成功的问题。

在解决冲突方面，只应当将派遣维持和平部队看作是第一步。这种作法本身并不是目的。没有为达成解决所必须的政治意愿，那就存在着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作用也许会遭到严重削弱的巨大危险。

今天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维持和平活动要求所有会员国作出坚定的财政承诺。即使是从政治信誉的角度来看，将维持和平活动的资金筹措置于健全的基础之上也是重要的。

与区域冲突有关的各方显然负有责任，这些责任并不随着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部署而结束。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作用并不是为了取代，而是为了推动有关各方维持和平的义务。

如果接受了在停火之外另外采取行动的义务，那么我们联合国会员国就应当准备将更多的责任托付给联合国。我希望，我们也许可以通过鼓励创造民主可以生长和兴旺的条件，使联合国在推动和平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发展。

使联合国更多的参与，更多地利用联合国在选举监测方面的专业知识，在这方面是有余地的。事实上，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人们正更多地要求联合国这样做。不久，在联合国的监督下，纳米比亚人民将选出自己第一届的独立政府。在其他几个充满紧张局势的地区也建议或有可能举行其他选举或公民表决。在世界许多过去并没有通过民主方式选举政府的传统的地区，对选举的态度也已开始出现变化。

我们应仔细地审议联合国更多地参与这一进程的可能性。在为推动民主而进行的有关工作方面，联合国也许也能够发挥作用。例如，推动制定进行自由与诚实选举的国际标准。

如果我们无视地球上那些由于欠发达而无法享受其好处的人们的福利，那我们就无法管理地球上的福利。我们必须朝着消除穷国与富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深刻的鸿沟取得进展。在许多情况下，就发展而言，八十年代是失去的十年，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中，债务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

那些成为最大债务负担的国家正是那些最无力承担这些负担的国家。解决使第三世界国家陷入困难状况的债务问题需要债权国和债务国都迫切和持续地注意。各国广泛地承认有必要削减债务负担，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将第三世界国家中最不发达国家分开的鸿沟进一步扩大，撒哈拉以南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尤其令人震惊。国际社会必须考虑更为有效和及时的行动以帮助和减轻这些国家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危机。

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的解决不会一蹴而就。只有在它们进行持续的努力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才会解决。我们较为发达的国家的人不应该以为我们不会受欠发达所引起的问题的影响。如果发展中国家为了得到实物或还债而不得不选择不利于环境的道路，我们大家都会遭受其害。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环境的损害都会影响我们大家。如果发展中国家重复发达国家的错误，那将是悲剧性的。

我们要避免这些环境上的后果就只能下决心解决欠发达的问题。

联合国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加强有利于各国的经济合作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些重要的有关发展的会议即将召开，包括大会的一次特别会议。第四个国际发展战略正在起草。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够再一次致力于决定性的、有效的合作，以永久地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使90年代成为真正发展的年代。

对全球问题的讨论如果没有提到海洋就是不全面的。地球上绝大部分面积都是海洋。海洋法公约是国际立法和合作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决不能让这个公约失败。该公约的规定还没有得到普遍承认，因为有关海床制度的一些因素还没有得到普遍接受。但是我们相信，现在有一种气氛可以为各国之间的对话开辟道路，已达成一项普遍接受的公约。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尽可能广泛的参与。

1969年8月，爱尔兰政府曾紧急吁请联合国帮助制止即将席卷北爱尔兰的暴力浪潮。自那时以来的二十年间，历届爱尔兰外长每年都向大会报告世界上这

一多事的角落的事态发展。二十年来，北爱尔兰的局势一直是我国政府所关切的中心事项并仍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北爱尔兰的冲突首先是人类的悲剧。我们必须看到在伤亡统计数字后面的痛苦感和失落感。10名年轻的英国军乐队队员上周被全然无辜地杀害，使我们更加强烈地看到了这一点。这一暴行的肇事者受到了英国和爱尔兰政府和人民以及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

但是，我们对暴力的受害者的本能和深切的、人之间的同情以及我们对肇事者的无条件的谴责本身是不足够的。作为公众的代表，我们有责任积极地、富有想象力地进行努力，以使用政治方法解决重要的政治问题。北爱尔兰局势中的一些因素也是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冲突的中心问题。由于对历史的截然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认同感和对未来的不同理想，社会被分割开来。这种冲突非常复杂，是不能用任何简单的方法解决的。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调和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理想。然而，我们至少首先可以设法指出那些对持久的解决办法必不可少的因素。

进步的根本先决条件是平等。有了平等不一定能保证问题的解决，但没有平等肯定意味着我们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进行敞开心扉的对话，走向和解。

对制度上必不可少的公正和平等的信心对任何健康的社会都是根本的。北爱尔兰的少数民族有理由地完全丧失了这种信心，构成了1969年秋天重大事件的背景。当时所提出的许多基本民权在二十年间得到了反应。1985年英国与爱尔兰的协定签署以来，更多的要求得到了反应。这些协定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达到所有人的平等待遇。

例如在过去的一年中，北爱尔兰的新的、公正的就业立法已经颁布，我们现在期待着这一立法的有效实施。但是，经济方面的行动有待于持续，经济资源

分配的平等有待于发展。 尽管经济歧视的遗产是不容易摆脱的， 但是如有关各方下定决心就必然也肯定会被摆脱。

与经济平等同样重要的是， 全体社会必须对政府所有文件的必不可少的公平性， 包括对司法和安全部队的行动有所信心。 缺少这种信心， 道义和政治的权威就必然会受到损害。

我国政府一贯指出， 北爱尔兰的安全部队需要赢得民族主义团体的信任。 我们尤其在过去的一年中集中指出了这样一种紧迫的重要性， 即解决有人从安全部队内部骚扰民族主义团体的问题。 我们不得不表示深切关注的是， 安全部队的一些人员参与了包括谋杀的一些最严重的罪行， 最近几周还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安全部队的人员与忠于王室的准军事人员有所勾结。 我们还要对过去一年中所做出的决定表示抗议， 这些决定允许在北爱尔兰犯了最严重的罪行的军人重新服役。 我们在英国与爱尔兰的政府间会议上向英国政府提出了这些关切事项。 我们相信， 只有通过最有效或最紧迫的措施才能弥补最近这些事件所造成的损失。

尽管有这样的挫折， 我们仍必须谋求政治上的进展。 我认为， 通过最近审查其作用而加强的英爱协定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是， 这一协定作为改革、 合作与政治进展的基础， 其有效性必须通过两国政府的不断努力加以发展。 同样， 伦敦与都柏林在实施这一协定的过程中必然会不时出现的分歧必须坚决地加以解决与克服， 两国政府必须随时表现出它们将这一协定推向前进的坚定承诺。

在北爱尔兰内部必须有一种有关北爱尔兰的革新性与创造性的思维， 这种需要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关键。 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紧迫地需要把这种思维变成实际的前进步骤。 英国与爱尔兰政府以及北爱尔兰社会的两部分在这方面都有责任。 就我们而言， 我们必须理解——我们是理解——作为联合主义的特点和力量的那种混合的感情、 利益和忠诚。 我们必须随时提醒自己注意它们的恐惧。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友谊不被误解为威胁， 我们真切的忧虑不会被当作单方面的抱怨。

爱尔兰总理查尔斯·豪伊一再清楚表明，爱尔兰政府希望与联合主义者开始新的对话。我们的门是开放的，我们愿意以互相尊重和友谊的精神前去会见我们的联合主义的同事。我们直接对联合主义者领导人说，同我们会晤一起讨论怎样来分享这个岛屿是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的，无论是自尊、政治利益还是完整的立场都不会失去。所有希望在当前的政治僵局中出现领袖人物的北爱尔兰人民都会从中得到好处。

面对未来，我们解决北爱尔兰问题的决心与二十年前在本组织宣布的同样坚定不移。那时，当时的爱尔兰外交部长强调指出：

“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上的分歧不一定会把人们分割开来……真正的障碍是由恐惧、猜疑和不容忍所造成的。”

今天，我再次援引这一看法。它不仅适用于北爱尔兰，也适用于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情况。如果我们在这次大会每年一度的讨论中所说的话对扩大理解和减少障碍有所帮助，那将确实是很有意义的。

联合国已经证明了它作为一个所有全球关切的问题都应在其中得到解决的讲坛的宝贵价值。有机会在实行《宪章》中那些到目前为止只是部分地得到遵守的许多原则方面进一步取得进展。

我们高兴地看到，多年来困扰国际关系的许多紧张局势和争夺都已经成为历史。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我们知道，我们子孙后代的遗产受到威胁，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来保护我们的环境。我们知道，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不会增加我们的安全，而是损害安全。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对人权和个人尊严的践踏是对我们大家的践踏。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对旷日持久和愈演愈烈的区域冲突和紧张局势孰视无睹。我们知道，如果不给予新的和更有针对性的支持，贫穷和欠发达国家的问题是不会自行消除的。

我们必须向着更公正、更安全、更公平和干净的世界迈进，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个真正的机会，可以通过联合国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

哈利法先生（巴林）（以阿拉伯语发言）：我高兴地祝贺尼日利亚的加巴大使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主席，并祝愿他成功地指导会议工作。我还要感谢和赞赏丹特·卡普托先生，他作为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主席卓有成效地主持了会议。还必须提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这是联合国从第四十三届会议以来胜任地处理的各种问题和议题的完整记录。我借此机会向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致以最高的敬意，他在这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并且为促进联合国在维护和平与安全并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方面的作用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本届会议是在一种国际缓和的气氛中召开的，其特点是对话精神、在各国之间建立信赖与合作的桥梁以及通过和平手段，而不是通过冲突和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问题。在过去两年中，世界在解决多年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某些旷日持久的区域冲突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我们还看到了加强联合国在世界几个关键地区控制紧张温床方面的作用这样一个总趋势。

本月初，不结盟国家的领导人在贝尔格莱德聚会，审评国际局势并讨论通向作为不结盟运动主要目标的和平共处的道路上的最新动态。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一致认为有必要改进处理国际问题的方法，以便同世界事务中的最新动态保持一致，并设计一个统一的综合战略概念，以便迎接一个全面合作的未来。

过去的历史教训和经验向我们证明，维护联合国在国际合作领域中的作用的活力，必须成为我们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一个不变的根本因素；因为在我们的世界中，界限是相互重叠的，利益与关系交织在一起，以致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它多么强大或者多么有潜力，都不能够把自己隔绝在界限之内，并且脱离外部世界而解决自己的问题。

两个主要国家集团之间关系的改善证实了我们的一个信念：政治哲学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不应该阻碍不同利益的调和，也不应该妨碍不同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之间的合作。

从这个角度来看，九十年代将是国际关系进程中发生巨变的开端，并预示着朝着集体安全概念发展的积极趋势和建设性步骤，这个概念以前只是《联合国宪章》设计者们的一个幻想。这种新的变化和新的潮流将在今后几年内发展多边国际合作，以促进和推动国际社会向着有利于人类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方向发展。

在1980年代，联合国不得不处理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联合国完成了它所承担的任务，并能够适应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所以，联合国是信得过的，将来也是可行的。即使简略地看一下联合国大会历届会议议程上所列的项目，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联合国为适应世界局势新的发展而大大改变了其工作方法。但是衡量它在履行将来的责任方面成功与否的标准无疑将取决于它如何接受并适应新时代的现实，以便解决环境问题——贫穷、饥饿、疾病和自然灾害。

不用说，联合国执行这些至关重要的任务需要每一个国家为找到一种适当的方式作出贡献，以便在把全人类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新世界中实现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着重谈一下我们认为必须认真而有效地处理的三个主要问题。联合国应该密切注意这些问题，以便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

第一个问题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在和平解决某些区域冲突方面取得的进展在国际社会中激起了一种乐观情绪，这种情绪往往使我们相信确实有可能为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找到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但是，一接触到巴勒斯坦问题，随着以色列暴露出它对和平的真正意图，这种希望就烟消云散了。

自从以色列建立四十年以来，关于和平的言论就一直是许多空洞的口号之一，因为它对阿拉伯和平倡议的反应从来都是巩固它的占领、改变它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手法、损害他们的尊严并践踏他们的人权。随之而来的英勇起义削弱了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在对镇压起义感到绝望后，以色列认为，通过在巴勒斯坦队伍中制造不和和通过所谓的沙米尔选举计划来缓冲国际压力，它就可以扑灭这场起义。

但是，巴勒斯坦人所表现的觉悟和毅力与以色列的所有期望和打算相反。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能够正视以色列的阴谋，明智和客观地指出不能在占领之下进行自由选举，也不能在没有国际监督之下进行。这种选举应当在全面和平进程的范围内进行，以色列要在这个进程中宣布接受“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

中东和平进程的核心是巴勒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并在自己民族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注意以色列关于建立巴勒斯坦国会带来固有危险的指控是完全不公正的，因为这种指控是无效的，其目的是帮助以色列克服手忙脚乱、盲目应付了将近两年的起义的困境。

因此，我们呼吁大会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大会第43/176号决议执行国际性，这项决议确定了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所有各方之间公正和平的基础，并把紧急召开联合国赞助下的国际和平会议作为寻找中东问题现实解决方法的适当的途径。

为了在海湾地区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巴林国从一开始就欢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停火以及它们之间在联合国赞助下开始的谈判。在支持秘书长旨在协调双方观点、缩小它们分歧的努力的同时，我们希望两国将能够通过贯彻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的所有条款——因为这项决议是一个全面的和平计划——以及遵守友好睦邻、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在相互信任与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关系的原则找到它们之间持久、全面和公正和平的模式。

至于黎巴嫩危机，15年的流血争斗未能确保黎巴嫩的安全或稳定。这说服了黎巴嫩所有各方有必要通过对话寻找将实现全国和解的和平解决方法，以确保该国的未来并维护其没有各种外来干涉的团结。因此，我们向所有善良的人们的良知发出呼吁，敦促他们支持阿拉伯三方高级委员会的努力。在欢迎它恢复结束黎巴嫩危机的努力时，我们真诚地希望，有关各方将会与委员会合作，以使委员会能够完成任务并使所有方面能够开始为了黎巴嫩及其人民的利益贯彻其决议。

自决权与在南部非洲促进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有着有机的联系。我们感兴趣地关注着联合国及其秘书长为贯彻有关纳米比亚独立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87)号决议所作的努力。我们期待着有一天独立的纳米比亚将在本大厅中获得其席位,我们认为,这是联合国在永不停息地寻求消除殖民主义和促进及支持每个民族争取自由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尽管南部非洲出现了积极和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坚持其种族主义和不人道的政策。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努力,以完全铲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并建立一个民主博爱的社会,其中自由、正义、平等和对人权的尊重将占上风。

至于阿富汗局势,我们希望联合国将按照大会有关决议继续发挥能力,并进行斡旋,找到解决那里目前局势的方法,使阿富汗人民能够选择他们可以接受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塞浦路斯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塞浦路斯两族之间的分裂继续存在,这也是令人遗憾的。在这方面,我谨重申巴林支持塞浦路斯的统一、独立和不结盟地位。我们希望秘书长主持下进行的两个社区的对话将会取得进展。

我们也希望,朝鲜半岛两个部分之间的直接对话将改进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帮助实现朝鲜人民恢复国家统一的愿望。

与第一个问题同样重要的第二问题是全球发展。这对国际社会按照《宪章》所设想的那样,坚持努力为经济和社会进步打下基础,并改进世界人民生活水准构成了重大挑战。当今世界的财富分配不均。在这个征服空间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科技发展时代,不能再容忍较穷的国家继续在极其严厉的环境下为生存进行斗争,这些环境已经导致这些国家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不稳定。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竟然缺乏充分的避护所,一亿人民竟然根本没有藏身之地,这确实令人痛心。尽管人口和社会指数能够解释第三世界国家面临悲剧的严重程度,然而不发达是我们时代最复杂和严重的问题。

除其他方面外，由于世界经济秩序的结构不平衡，国际社会正面临着严重危机：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日益扩大，发展中国家中大多数仍然深受外债问题之害；贸易条件恶化和汇率不稳定。这些因素合起来造成了反映在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资金反向转移的不利现象，以及南北对话的明显的僵局。

解决债务危机，首先要求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制订新的计划以及债权国承认债务国能够进行集体谈判的必要性，这种谈判的基础是在进行现实的审查之后，并且通过联合协调制订出来的一项综合计划，以便制订更有效的全球政策。目前的国际形势为这样一项倡议的成功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必须利用目前国际气氛的改善，重新推动多边合作，以便能够找到解决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的可行的永久解决方法。

现在人们普遍承认，只要军备竞赛继续进行，发展就不能完全实现。尽管世界在过去三十年中经历了迅速的军备竞赛，目前的可能性很有希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正在考虑裁军建议，包括裁减常规武器的倡议。这类倡议的成功必然会极大地帮助减少欧洲的紧张局势，并把国际努力重新转向全面的发展计划。

裁军和削减军备是发展的先决条件，而经济一体化则是其协同作用的最重要成份和其成功的最显著组成部分。在目前世界发展的背景下，经济一体化已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所要求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必要条件，并且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办法之一。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利益均衡和相互依赖为基础的重大经济集团时代。大多数成功的经济集团是由发达国家组成的，而发展中国家最需要这种机构，以便帮助它们实现经济一体化，为它们的人民建立进步和繁荣的社会。欧洲共同体首先成功地建立了经济一体化大厦，到1992年，这种一体化将导致产生一个经济统一的欧洲。同样，海湾合作委员会自从1981年诞生以来，一直遵循实现六个成员国统一的道路，以走向社会和经济统一。

巴林国家埃米尔兼海湾合作委员会本届会议主席伊萨·本·萨勒曼·阿勒哈利法在强调这种区域合作的重要性时说，“当代世界的发展与国际利益的相互关系以

及这些利益继续与不断发生的变化之间产生的相互影响结合在一起，共同促使政治、经济和社会趋势朝着各区域集团内合作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并导致他们统一各自的实体，从而跟上时代和人类进步的步伐。海湾合作委员会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成为我们这一地区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虽然不是唯一的最重要成就。”

自从1981年签订《统一经济协议》以来，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已通过扩大海湾共同市场和加快经济发展，朝着经济一体化的方向迈出了稳健的步伐。1988年12月在巴林举行的第九次最高级会议发表的《麦纳麦宣言》肯定了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为实现本国人民的理想继续作出共同努力的决心。最高委员会还通过了一些重要决议，这些决议鼓励建立工业合资企业，加强了海湾公民权利和义务原则，允许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公民在活跃于经济领域的合股公司拥有股份，并允许所有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公民在投资领域中享有平等税收待遇。

今年又产生了其他两个类似的组织：阿拉伯合作委员会和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欢迎这些新的阿拉伯集团的建立，认为这是一种质量上的必要发展，它将加强阿拉伯联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并认为这是它们与联合国之间的一种自然联系渠道，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宪章》所鼓励的区域发展。我们相信，这三个阿拉伯集团将有效地作出努力，推动区域一级的合作，促进经济一体化进程，从而对阿拉伯地区的福利事业与繁荣作出贡献。

麻醉品泛滥的现象已成为阻碍进步和破坏社会基础的因素，它尤其是通过对青年人——发展的重要支柱——产生破坏性影响来达到这一目的。伊斯兰国家与麻醉品的泛滥进行了斗争，并禁止使用一切麻醉品，除非是为了科学和医学目的。因此，我们伊斯兰法律（伊斯兰宗教）为我们提供了不可战胜的道德价值观堡垒，使这一现象在我们社会中的泛滥受到限制。

自从发动反对滥用麻醉品的国际运动以来，30多年过去了。但尽管如此，这一问题仍然在我们中间存在，虽然各国的严重程度不同。现在全世界正作出一致努力，深入进行反对吸毒成瘾和非法贩卖麻醉品的运动，因为这是破坏性活动，

是对整个人类的犯罪。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巴林高度重视在其境内避免麻醉品泛滥和吸毒成瘾现象，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禁止麻醉品的使用、成瘾和流通以及麻醉品的非法贩运。

本着我们对国际反对麻醉品泛滥的运动作出贡献的愿望，并为了支持根除这一影响人类社会各阶层和各集团的危险现象的国际合作，巴林决定加入下列公约：1961年的《麻醉药品单一公约》——该公约已经《1972年议定书》修正；1971年的《精神药物公约》；以及1988年的《联合国反对贩卖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我们已于昨天签署了这一公约。

第三个问题，即环境问题，与前一个问题密切关联，因为发展和环境是不能分开的。今天，我认为在关于维护能够保证生物圈延续，以保护人类前途的机制这一重要性问题上，不可能有任何分歧。空气污染、沙漠化、废料转移、海洋污染、臭氧层的减少以及其他一些问题都被列为国际上主要关心的问题，因为它们对人类的现在和未来都有消极影响。

当今世界已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一些经济发展计划威胁着环境，有可能给它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这种破坏甚至可能威胁地球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本身以及自然循环的平衡。

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一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显著变化。在我们眼里，这是一个不停的发展并不断变化的世界。需要有一种新的国际发展战略，其指导原则应当是发展目标和保护环境要求之间必要的和谐一致，这种战略将为人类服务，而不危及其命运。

因此，环境保护不再仅限于选择处理一些意外事件的适当办法，也不仅限于通过一系列旨在单独处理每一问题的措施，而它需要的是一种力求消除经济发展战略基本理论和保护环境政策指导思想之间矛盾的办法。

因此，我们欢迎在这方面提出的倡议，尤其欢迎挪威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委员会的建议。我们相信这些建议是重新推动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及加强为寻求保证安全发展办法而作出努力的良好基础。

在这方面，我们还支持在1992年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解决当代世界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执行环境与发展全球委员会的建议，公元2000年及以后环境前景问题以及为这一重要领域今后活动制定一项方案。

国际社会目前正经历一场根本性变革，这场变革也必然以某种方式反映在现有世界次序的组成部分中。这种历史变革的一个特点就是各种论点与反论点的出现，两者的结合就能推动进步。因此，世界的未来取决于各国间建立信任进程的稳定性，取决于人们在重大挑战面前为人类命运团结一致愿望的深度，而这些挑战中最重要的是加强和平，促进发展与保护环境。

在人类历史这一重要阶段，联合国作为国际行动的一个焦点，必须发挥其作用，实现各国共同利益所决定的共同目标。联合国必须努力全面恢复人类的团结，以便克服各国狭隘的私利，为人类恢复地球健康、保护地球上的文明提供条件。

今天，我们没有必要重申我们正站在21世纪的门坎上，肩负着因此而产生的种种责任与义务。这应当推动我们紧密地团结在联合国组织的周围，保证联合国朝着光明的前景和后代繁荣的方向前进。

沙卫西先生（泰国）（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代表泰国代表团，对加尔巴大使被一致选举为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主席，向他表示我们最热烈的祝贺。在联合国生活的这一重要时刻，加尔巴大使为人们所公认的智慧，他那已为事实所证明的外交技巧和强烈的献身精神无疑将为大会顺利工作作出贡献。我们感谢尼日利亚，感谢非洲为我们提供了一名他最为杰出的儿子。

也允许我借此机会向第四十三届会议主席丹特·M·卡普托先生致意，感谢他在过去一年中表现出的领导才能、献身精神与智慧。

还允许我向大会各位副主席表示热烈祝贺。他们来自世界各个不同地区，反映了联合国的普遍性。*

* 副主席费罗尔森先生（挪威）主持会议。

过去一年中的事态发展使我满怀希望，非常乐观。12个月前，我在这一讲台上欢迎国际事务中出现一种更加令人鼓舞的新趋势：一个向着和平与和解的趋势；一个向着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间合作与协商一致发展的趋势，一个向着我称之为“和平与正义的世界新秩序”发展的趋势。我相信，这一趋势现在继续明显可见。

但是，同样显然的是，我们面前还有无数艰巨的任务。

大国之间的缓和与紧张状态的减缓并没有使所有突出的地区和全球问题获得解决。许多问题紧迫地需要象联合国这样公正的国际机构更为积极地干预。联合国更加积极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不能错过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所带来的机会。

必须充分落实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方案，实现一个自由的纳米比亚的理想。英雄的民族主义萨姆·努乔马先生，在30年的流放之后返回纳米比亚，是一个良好的预兆，应当成为那一国家和平的一个积极步骤。

可悲的是，在邻国南非没有取得任何重要的进展。已经破产的种族隔离政策还在继续。我们对这一非人道的政策和体系进行了愤怒的谴责。我们在这里和其它论坛上对他进行谴责。联合国必须让各国集中注意这一问题，保持政治和经济的压力，继续迫使比勒陀利亚作出必要的过渡。我们只能希望，理智和良好意愿不久能够胜利，避免南非等待着出现的悲剧。

在中东，巴勒斯坦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接受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朝前迈出了一大步。然而，和平还没有实现。巴勒斯坦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依然被拒绝。起义本身是西岸和加沙被占领领土上争取自由的斗争继续不灭的表现。

大会绝大多数成员国已经表明需要作出的努力。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以及其它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和决定，已为一项可能的解决办法奠定了基础。让这些决议、决定指导我们走向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中东和平已被拖延太久了。

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我非常感兴趣地听取了穆巴拉克总统的讲话。我国代表团对最近事态的发展感到鼓舞，他们为在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发起无先决条件的对话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国代表团还诚挚地希望，这场对话能够导致“为和平和一项全面解决的条件达成全面协定辅平道路的步骤达成一致的认识”。此外，泰国一贯支持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作为这一进程中的一部分，以争取达成一项最终的全面政治解决，为世界这一重要地区的持久和平辅平道路。

如果我们从巴勒斯坦向北方看一下的话，我们会看到另一场已经造成重大不幸和很多人死亡的冲突正在继续之中。许多年来，国际社会的成员已经竭尽全力结束在黎巴嫩的流血事件，但这些努力都没有取得结果。目前确实需要在黎巴嫩通过民族和解来实现一项政治解决办法。

阿拉伯联盟委员会9月16日宣布提出一项新的黎巴嫩和平计划，我对此表示欢迎。我国代表团希望，所有有关各方，包括联合国本身，都将和阿拉伯联盟一起工作，以便迅速结束在黎巴嫩延续太久了的相互敌对现象。

距离我国不远的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对于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问题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基于这一原因，卢泰愚总统所提出的统一的倡议值得人们给予严肃认真的考虑。此外，我们也欢迎朝鲜人为加入他们渴望已久的联合国组织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因为我们信守联合国成员国资格的普遍性原则。

在国际上与我国代表团关系最为直接的领域里，柬埔寨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大会十年来为恢复这一饱经战争创伤的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制定了各项指导方针。但迄今为止，在本组织内外进行的各种外交努力已被证实是没有实效的。在过去的一年中所召开的两次雅加达非正式会议是富有意义的区域性努力。8月份召开的巴黎柬埔寨国际会议有助于有关各方和参与会议的各方千方百计地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和困难的政治问题。我国政府始终与柬埔寨有关各方保持非正式的对话以防止大规模敌对行动的出现。但和平的前景仍然是难以捉摸的。

只有全面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才能够确保在那个国家恢复和平的秩序。如果仅从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大量纷繁复杂的问题中择其一两个加以解决的话，那么这样一项解决办法就将造成敌对行动的持续存在并为柬埔寨人民带来进一步的苦难。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已经宣布了外国军队从柬埔寨的撤出。但在没有联合国监督、管制和核查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相信所有的外国军队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的确，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来是一场剧烈的斗争。

我国代表团认为，对于联合国来说，至关重要的和最为实际的作法就是直接参与实施任何有关柬埔寨的和平计划。联合国在体制机构方面的专长以及它长期积累的经验都是尽人皆知的，它在维持和平以及在为举行自由、公正和民主选举方面进行准备工作和监督方面尤其是这样。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遣返 50 万柬埔寨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的人。联合国在柬埔寨重新建设和恢复工作中的中心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请让我转而谈谈在东南亚的难民问题。来自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难民及被迫流离失所的仍然是一个具有相当程度的人道主义问题。基于这一原因，我国代表团以满意的心情回顾了秘书长于今年 6 月份在日内瓦召开的有关印度支那难民的国际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所通过的宣言和全面行动计划载入了这一地区内外的所有直接有关各方应以全面和平衡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的十分迫切和及时的指导方针。这项工作做得好，我对所有参与这项工作并使达成协议成为可能的国家和人士表示感谢。国际社会的合作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我们希望不久在所需要的级别上我们还会看到这种精神。

让我现在从各个地区的问题转而谈一谈将毫无例外地影响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所有人的问题。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常规武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继续集结。数以十亿计的美元继续用于发展和部置军备。我们中间的大国现在拥有多次摧毁这个星球的手段。

大国仅仅削减这些军备开支的 2% 就可以至少一年省出 2000 亿美元的资金用

于和平发展的目的。这个数字是世界今天用于发展的资金总额的四倍还多。大国在军备领域方面对国防预算所做的这种少量削减绝不可能从根本上削弱保卫他们自己的军事能力。但这笔资金却能够转移到发展目标,这就会有助于解决经济上的不平衡现象并缓和某些造成区域性冲突的根源。

考虑到这一点,我国代表团欢迎有关美苏裁军谈判的进展报告。我国代表团希望,在双边谈判中所取得的这一进展将会和多边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本周就在这个讲台上,美国的总统和苏联的外交部长都就化学武器的问题提出了重要的建议。我们对双方提出的建议都表示欢迎,并认为这些富有意义的倡议标志着我们已经朝着在全球消除所有类型化学武器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

当我们接近21世纪的开始的时候,另一个影响我们这一地球上所有人的问题就是环境——我们共同的环境。人类是否能在下一个世纪中很好地生存下去取决于我们在维护和保护地球环境工作中做得怎样。

如果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开一份清单的话,那将是很长很长的。我们污染了呼吸所用的空气、我们饮用的水和 我们耕耘的土地。我们让释放的化学物质使臭氧层出现了空洞,我们互相倾倒了极其危险的多余的有毒废料。照这种速度计算,我们不可能指望把从前人那里继承的环境遗产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会我国目前的《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中所提及的我国政府所作的微薄努力。在砍伐林木方面所作的让步已经废除。目前正在采取在整个王国重新造林的紧急措施。我们也将1989年指定为自然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年。我们将加强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

但是环境问题不可能由单一的国家甚至国家集团成功地解决。它们需要只能由联合国进行安排的全世界的支持和努力。我们必须制定共同的战略在国家、区域和国际范围内与上述迫切问题作斗争。我们的共同战略必须建立在充分认识这

些问题和危险的基础之上。我国代表团感到高兴的是环境目前正得到这个世界组织的广泛关注。

将环境保护列入区域发展议程的首位是适当并且紧急而必要的。因此我国代表团赞扬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建议于1990年召开部长级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环境会议。我们将促成上述会议产生立即得到执行的实际路线和措施。该会议应成为导致1992年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重要的一步。我国代表团欢迎巴西慷慨表示愿作为这一重要会议的东道国。

毒品问题是另一个受到严重关注和重要的问题，由于它不受任何国界限制因此威胁着我们大家。毒品是邪恶而且是致命的，之所以邪恶是因为它能引起那些对我们造成损害的人的贪婪，之所以是致命的是因为毒品不仅仅彻底摧毁个人而且彻底摧毁那些个人为其中组成部分的社会。我们支持向毒品宣战，因为宣战才能对这一威胁进行斗争并击败它。

在对毒品进行的全面斗争中，国家努力必不可少，国际合作与协调至关重要。1988年12月通过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联合国公约为进行有效而全面的国际努力指明了道路。但是如果对非法毒品的需求继续引起毒品供应，便无法消除毒品这一威胁。包括需求问题在内的毒品问题的社会及文化方面必须得到重视。

我已谈到了我们都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因为大会是讨论上述问题最为合适的讲坛。这些问题威胁着我们和我们的生存。我也谈到了有必要团结一致解决上述问题的必要性。我们大家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相互依赖。相互依赖一直是推动本组织的思想。在国际生活的一个主要方面相互依赖的极端重要性需要进一步强调。这一方面就是经济与发展领域。

我国和我国所在地区的大部分国家都相信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在我们实现今天的增长及发展能力方面我们比一些国家幸运。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的国家是我们的伙伴。目前太平洋沿岸国家也是我们的伙伴。我们希望一致实现整个亚太

地区的增长与发展。我们认为进行这一扩大的区域性合作是促进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一致的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的手段。

我国代表团希望通过进行我们的区域性努力达成这样一个一致意见，即在长远看来一个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对双方都有利，而与此相对照，贸易保护主义对我们所有的共同利益都是有害的。如果这些基本的目标得到实现，也许国际社会能够走上减轻债务和其他经济问题的道路。因此我国代表团极其重视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非常重视借此促进贸易自由化。

此外还必须提及其他一些经济问题，这些经济问题包括贸易不平衡、汇率自由波动、商品价格下降以及资金从发展中国家净转移。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只采取单方面措施是不够的。要实现必要的结构改革必须有政治意愿、国际合作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

这样大会又可以起有益的作用。大会明智的决定在1990年召开的国际经济合作特别会议上将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上述迫切问题上。在联合国范围内也存在着一些特殊种类的国家需要得到特别重视。因此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并赞成明年召开的最不发达国家第二次会议，

在我们回顾走向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的道路时，我相信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时期的开端。国际合作与了解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任何策略的主要组成部分。我认为在实现上述目标的策略中联合国是不可缺少的工具，我们在此进行的讨论是必要的催化剂。我也认为秘书长的作用在进行上述共同努力中至关重要。在秘书长的领导下联合国已经使情况有了变化。在他的领导下联合国已经与我们的生活更加密切相关。

我祝愿大会主席在主持我们所面临的重要工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功。我相信在第四十四届大会结束时，我们将朝着我们为全人类所寻求的和平及繁荣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普斯先生(卢森堡)(以法语发言):我愿代表卢森堡政府最热烈地祝贺我们的主席一致推选担任大会主席这一职务,他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尤其是作为非洲一个最重要的国家的外交部长所获得的经验,并具有十分干练的能力,使他能够明智和有效地指导我们的工作。

法国外长迪马先生星期二代表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表达了我们对目前国际局势中主要问题的看法。鉴于他的发言反映了我们的共同关注,我将仅补充几个细节。

在过去12个月中,我们看到国际关系继续得到普遍改善。苏联和美国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以及北方与南方之间的有利气氛正不断发展。在解决一些区域冲突方面也迈出了巨大步伐,使去年注意到的有利前景成为事实。越来越多的军事选择与军事压力正让步于以《宪章》原则为基础,成为解决国际问题手段的谈判与合作。

我们首先在欧洲看到了这些有利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深刻变革。欧洲共同体正坚定地推行其一体化的进程。建立一个单一的市场是这一进程的另外一个重要环节。共同体对世界各国开放,并将一直开放下去,它遵循其宗旨,正为各国创造新的增长与合作机会。

鉴于这一进程,我们欢迎中欧和东欧出现的开放和真正民主的社会。

刚刚在波兰首次举行的自由选举,以及这些选举产生的新政府的纲领,开扩了——无疑难以实现,但却极为令人鼓舞的——建设主宰自己命运并忠于其人民的特点和最深切愿望的波兰的前景。

在匈牙利,同样的事态发展也正在按照该国特有的条件而进行。在那里,多党制的道路现在也已经打开。

在苏联,民主化进程正在取得进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保证

候选人多元化的选举之后成立的新的体制——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使苏联得到巩固。

我们希望其他东欧国家将效仿已经开始的进程，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二十世纪末取得民主、人权与基本自由的胜利。

巨大的经济改革伴随着政治改革而到来。在这些改革中，人们将逐步铲除官僚的中央计划，代之以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具有社会责任，但其基础是让参与经济生活的人享有决策自主权。具有更高生产力的经济的活力，将使人们能够克服有关国家所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

政治和经济改革不可避免地将带来欧洲各国之间新的合作形式。旧的心理和实际的障碍已被消除。各种思想、信息和人员更在自由流动。欧洲各国人民正在重新相互了解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象欧洲理事会甚至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进程这样的健全的机构，是欧洲人民在自由和完全信任的情况下共同生存的愿望赖以发展的基础。

因此，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戈尔巴乔夫主席最近所作的保证：即各国均可自由地选择其道路，因而任何国家都不可自称有动用武力而把其意志强加给他人的权利。鉴于苏联正变成一个法律准则至上的国家这一事实提供了这种保证，这一点就具有更特殊的意义。

人们目前在维也纳开始的关于欧洲常规武器的谈判中所看到的非常令人鼓舞的前景是欧洲两个地区之间新的相互融合气氛的有说服力的例证。有关的23个国家——实际上与谈判有关的35个国家——将通过降低各种类型武器的水平、承诺扩大军事问题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以及阐明基于严格的防御战略之上的建立信任措施，来结束45年的猜疑与敌意。

我们欢迎就削减战略核武器恢复谈判。在关于化学武器的谈判的问题上，布什总统最近发出的邀请——苏联已原则上接受这一邀请——将使它们在这一非常复杂的

领域取得实际进展。我们应利用迄今所出现的这种势头，迅速达成一项平衡和可核查的协议。

在阿富汗随着苏联根据规定的时间表裁军，《日内瓦协议》的一个重要部分已得到执行，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多年之久外国占领。然而，由于阿富汗不同派别之间的恐怖斗争仍在进行，局势继续令人感到非常不安。

在柬埔寨，我们期待越南部队于本月底以前撤军。同其他问题一样，在这个议题上，联合国应当在寻找和平办法并使之得到实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认为这是可取的，也是必要的。

十分遗憾的是，朝鲜人民仍未能作为一个会员国在此占据一席之地，这违反了本组织普遍性的原则。

非洲大陆上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

由于联合国的努力，纳米比亚的历史性进程正走向最后阶段。在去年12月签署了两项协议之后，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规定的进程最终开始得到执行，我们对此表示欢迎。我相信，该行动有利于本组织，应当使我们对未来抱以希望。

古巴逐步从安哥拉撤军的行动也令人满意。人们希望，随之而来的将是民族和解。莫桑比克出现的同样的和解努力也应得到我们的支持。同样，苏丹政府也准备与南方的反对力量举行谈判，而埃塞俄比亚政府则正在根据卡特总统的倡议，与厄立特里亚人民的代表举行谈判。

南非令人感到痛苦的种族隔离问题仍然存在，本月初举行的选举表明，甚至在白人中间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赞成变革。新领导人应以下列行动完成其改革的任务：立即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其他领导人，结束紧急状态并使反对党和运动合法化——简而言之，结束现存的、在最近的选举中造成严重暴力的、实行野蛮镇压的政权。

在中美洲，达成协议的前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好。由于签署了第二项艾斯吉普拉斯协议和仰光海岸协议，以及最近于8月7日召开了特拉会议，缔造和平的机制现在能够开始运转。

在这方面，将于明年2月在尼加拉瓜举行的自由选举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在萨尔瓦多，对立各派之间的对话似乎也在进行中。

因此，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都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它们的意愿，即实现民主多元化，尊重人权，推动社会正义以及解决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为期十年的残酷战争中愈加恶化。

与非洲和中美洲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看到中东的局势不断恶化。通向以谈判解决问题的道路仍然不通。被占领区的起义不断扩展。对抗日益加剧，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平民百姓死亡、受伤、倍受苦难。从安全理事会作出的决定来看，占领军继续采取违背《日内瓦公约》的镇压手段。

如果考虑到在过去的一年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那么这就尤为令人遗憾：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已经作出决定，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放弃恐怖主义，并且以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为基础进行谈判。同样，美国决定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存在，并决定同其代表进行对话，这也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领土上组织选举可证明是一个有益的步骤，但这必须是整个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选举必须在对双方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国际保证下进行。以色列当初要求得到并且在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之后得到了生存和自决权利，巴勒斯坦人也享有同样的生存和自决权利。

对于黎巴嫩所遭受的日益惨重的悲剧，我们不能听之任之。黎巴嫩人民所遭受的各种苦难为我们所有人所关注。黎巴嫩结束内战的两个先决条件是在黎巴嫩

各派之间实现停火并恢复对话，而所有各派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另一个先决条件是所有外国军队必须撤出。

毫无疑问，两伊之间的停火得到了遵守。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双方在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主持下所进行的谈判迄今为止没有取得丝毫结果。尽管如此，没有其它的选择，必须在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的基础上寻求全面解决。

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秘书长开始了一系列新的两族之间的谈判，并向双方提出了作为解决方案一部分的各种建议。我国政府坚决支持秘书长和他的代表为继续加强谈判所采取的行动。

在西撒哈拉和东帝汶问题上，为了寻求和解，我们的秘书长也作出了同样的努力，其目的是找到以尊重这些地区人民的意愿为基础的解决办法。

加紧寻求在各区域问题上的协议，已导致有系统地诉诸和增加维持和平行动。

应该向联合国官员们表示祝贺，他们以令人敬佩的技巧和效率在对这些行动进行规划、布置以及指挥方面提供了协助。这些行动对于和平事业来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行动也为联合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威与声誉。但是，我们不能因而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行动只是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其目的在于促进执行这些冲突的最终解决办法。要想使这些维护和平行动顺利进行，还需要每个国家都忠实地履行其过去和现在的各种财政义务。尽管我国财政面临着这种情况，我国政府还是要研究切实可行的方式与方法，以向维持和平部队作出直接的贡献。

你们完全可以想象在黎巴嫩怯懦地处决希金斯中校所引起的反感。希金斯中校是在执行他的任务过程中被绑架的。这一罪恶行径表明，这些国际部队的成员在执行他们的使命的时候是多么容易遭到各种危险的袭击。

最近通过选举组成的卢森堡政府将继续高度重视对人权的尊重。

四十多年前，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在我们庆祝法国革命200周年的时候，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包括一些大国在内的60多个国家仍然没有批准关于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此外，既使在上述文件的规定已经生效的许多国家，仍然缺乏适当的法律保护，或缺乏行之有效的制裁机制来确保这些规定得到尊重。

对于卢森堡政府来说，应当继续进行并加强有教育意义的各种努力，以使人民了解情况，唤醒他们的良知，使容忍与正义的精神发扬光大。一些非政府组织也采取了无私的行动，完全致力于推动人权的事业，为了这一事业，这些组织中的一些成员甚至不惜冒生命的危险。

有一些国家对于人权没有什么尊重可言，近些年来，我们对于这些国家已经习惯于抱有相当深的情感，有鉴于此，我想加入国际社会的声音，并呼吁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停止镇压行为，并适应历史潮流，重新回到开放与改革的政策上来。

除各种冲突以及对个人的攻击外，还存在着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公众舆论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我们在这一星期中所听到的发言都清楚地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使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影响。森林的毁坏正在加速，沙漠在不断蔓延。水土流失正威胁着农业生产，也威胁着数以百万计人口的生存。海洋遭到污染，有毒废料四处扩散，这每日每时都在造成新的悲剧。臭氧层正在逐步地遭到破坏，使人类受到紫外线的辐射，其后果难以估价。

因此，我们坚定不移地开始了一个进程，其目的就在于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近几个月来，已经采取了富有成效的行动，特别是玛格丽特·撒切尔、R·柳伯斯以及M·罗卡德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于今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阿什首脑会议，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应采取紧急行动的指导方针。目前，应该由国际社会，因而也就是应该由联合国在举行计划于1992年召开的国际环境会议之前来确定这些优先项目。

我国政府完全同意必须制订一项模范公约，界定这一问题，并制定通过具体措施采取国际行动的方针。

通过焚烧毁灭热带森林反过来在大气层中产生了二氧化碳，应该阻止这种做法。当地人民，特别是亚马孙河沿岸人民的权利应得到尊重，他们要保护他们的自然环境。

应该着手制订一项保护和维持森林的普遍性政策，只有在为保护环境而努力的若干组织开展大胆的运动，唤起对这一局势的集体意识，我们在这方面才能获得成功。

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以生态和人类的经济活动相结合为基础的持久增长奠定基础的有利时机。工业化国家对这一问题要负主要责任，接受这一为全人类关注的挑战主要取决于他们。本组织应建立完全能胜任的、灵活并有效的结构，以便在需要时能够采取行动。

同时，应该日益注意到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增长的速度每10年就有10亿。从发展可能性和将给环境带来的紧张状况来看，这一增长率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仍然令人不安。对这些国家中数以百万计的居民来说，80年代是失去的10年。这对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国家尤为如此，他们既有通货膨胀又有衰退。贫困、饥饿和权利的被剥夺，每天使4万儿童死去。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置之不理的可耻的局面。

简单的为生存而斗争已使这些国家的大量人民过度开发自然。偿还债务平均占了他们出口额的30%，这一压力加速了他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换句话说，短期经济需要迫使许多政府不去高度重视生态问题。因此，暴力剧增甚至达到惊人的地步，就不足为奇了。许多年轻人在他们摆脱不了的情况下吸毒成瘾，成为妓女和违法乱纪者，并正在堕入新的犯罪形式中。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粮食骚乱清楚地表明，年轻人是贫穷强加给他们的动乱的受害者。逃离战争、迫害和恐怖以及失业和不发达的难民数从1978年的500万增加到现在的1400万。

这些问题的范围表明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特别是1990年将召开的致力于国际经济合作的联大特别会议将为我们提供为建立更公正、更人道的世界而重新制订原则与方针的机会。为了解决这种状况并保证持久增长，大幅度削减债务和偿债费用似乎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在墨西哥和菲律宾两国缔结协议之后，《布雷迪计划》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并考虑到每种情况的具体特点来实施。在世界贸易的问题上，如果乌拉圭回合成功的话——我们坚定不移地希望它会成功——它可能为发展中国家增加出口创造有利条件。

另一个丑恶现象，同样是全球性的，也同样具有威胁的是非法贩毒。我促请坚定地增强国际合作，首先是各国要立即批准《反对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调理物质维也纳公约》，我已代表卢森堡签署了这一公约。卢森堡已经在参加在德芬斯的阿什大厦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建立的工作小组，因此它将在这方面不遗余力。我借此机会欢迎哥伦比亚总统比尔希略·巴尔科先生所采取的非常勇敢而果断的行动，卢森堡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一行动。

在结束之前，我想公道地赞扬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他在本组织领导机构的活动、他的调解调停的不懈努力表明了他的组织和谈判方面的巨大才能。他耐心和有远见地致力于和平对增强联合国在最近几年的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重要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国刚庆祝了独立150周年纪念日。我想感谢秘书长光临了今年4月的公众活动，当时7国首相和卢森堡已加入各主要国际组织的领导也出席了。这一庆祝活动使我们重新回忆起了卢森堡大公国在历史的沧桑中取得的发展。虽然我们认识到，在1989年我国的未来发展具有比过去更加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特别是小国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国际组织。正是在谈到小国的作用时，秘书长于4月18日在卢森堡说：

“它们不必考虑没完没了的战争带来的危险或代价才能认识到所有武装侵略的荒唐。小国越来越认识到他们易受侵害，因此他们，或者至少那些处事理智的小国竟然比较安定并遵守法律。他们还比其他国家更强烈地认识到需要国际合作，因为这是本组织的宗旨。孤立对它们来说象战争一样意味着自杀。他们依靠国际贸易生存，因此他们认识到保护主义的危险以及开放贸易的合理性和加入不会发生冲突、人人都能从全面繁荣中得益的广阔的经济空间的好处。他们还能估计区域性政治合作及其带来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因此，卢森堡在联合国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为它是欧洲共同体的积极的成员国。小国坚定地支持本组织，它们在本组织中起着尤为有益的作用，因为它们调解的经验并且它们的利益总的来说和整个利益正好是一致的。”

引用了这一长段话，我不再多说了。

我对秘书长在本组织领导机构所作的成绩以及他来到我国并讲了话表示深深的感激。

韦拉亚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波斯语发言，英文文本由伊朗代表团提供）：首先，请允许我就约瑟夫·加巴先生当选为大会本届会议主席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我希望在他的领导下，大会将能够取得圆满成功。为此目的，他可以期望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给予合作。

我还要感谢丹特·卡普托先生，他在第四十三届大会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感谢秘书长，他在联合国以及国际和地区舞台上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伊斯兰世界的领导人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伊玛目·霍梅尼——愿真主保佑他——的逝世，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世界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的惨痛损失。在多年来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他全力以赴地反抗剥削、暴政和非正义。在以往十年反抗侵略、政治宣传和经济压力的经验基础上，我国人民进入了革命的第二个十年，目前正以坚定的决心并按照伊斯兰革命的各项基本原则，向重建家园大步前进。

在进入九十年代之际，世界在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的紧张局势出现了缓和。国际社会为解决区域冲突而进行的努力确实值得赞扬，但我们不能不看到，仍然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争端，有可能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无限期地深化危机的根源是大国为反对第三世界各国的利益而奉行的基本政策。因此，为改变这种局势我们必须改变不公正的国际关系，使之建立在正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

不结盟运动呼吁把九十年代定为国际法十年。在这一个十年中，各国政府和国际讲坛应加倍努力，强化对国际关系中法律规则的尊重。历史表明，那些拥有权势的国家更容易违反国际法原则。美国对我国采取的非法行动，例如没收我们的财产、攻击我们的钻井平台和击落我们的民航客机，清楚地表明了那些有权势的国家对法律准则的蔑视。我们希望，在今后的这个十年，伴随联合国的努力和重新评价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将可以为法律准则奠定基础。

在国际讲坛上，人们对政治和经济统治已经谈得很多，但对文化统治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争霸世界的大国利用文化统治——其它统治形式的一个前奏——来施加政治影响，削弱第三世界各国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遗憾的是，希望恢复其文化特征的国家，受到了盛气凌人的大国的严厉攻击。伊斯兰会议组织和不结盟运动为反对大国在伊斯兰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文化统治而作出的决定宣告了消除这种形式统治的一个运动的开端。一些西方国家进行的文化攻击是源于对现实的错误判断和对穆斯林国家强烈感情和信仰的低估。欧洲共同体在法国担任主席期间，如果改正其以往的政治错误，尊重伊斯兰社会的原则以及宗教价值观，便可以恢复其与穆斯林国家、包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正常关系。

在这一点上，我必须提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次破坏性和灾难性的社会悲剧，即毒品的贩运、生产和使用。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给予了特别的注意，显示了高度的敏感，这是完全正确的。伊朗在地理上位于这样一个地区，这个地区为很大一部分从东向西的非法毒品贩运活动提供了一个联络点。这就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当局肩负着沉重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关注国际毒品贩运者的活动，还要保护我们本国社会的健康。为此，我们从去年开始关闭非法麻醉品进入我国的通道，办法

是加强与邻国的合作，并扩大行动，侦察和摧毁国际毒品贩运网络。这些措施，连同严格的法律和对死亡贩运商适用的严厉处罚，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导致了毒品贩运和消费活动在伊朗的急剧减少。但由于这一现象的性质，没有国际合作，便不可能对国际非法麻醉品贩运集团采取有效行动。因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欢迎国际社会为此而作出的努力。

在去年期间，人们继续努力取得更多和更好的武器，与此同时，为最终在有效国际管制下实现全面和彻底裁军而进行的多边谈判势头不减。然而，武器的积累速度似乎快于裁军领域的进展。同时，化学武器的大规模毁灭能力及其危险性质，已经与核武器不相上下，对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

八年来，世界对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使用化学武器一事漠不关心，这就鼓励一些国家，例如伊拉克，积累大批化学和生物武器，并不断增加其数量，改进其质量。

国际社会对伊拉克在战争中甚至在停火之后对其库尔德公民多次使用化学武器以及在查明其事实真象之后也未能作出适当的反应，致使世界各国对化学武器的不断升级深为忧虑。作为最近使用化学武器受害最深的国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确信，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彻底销毁所有化学武器，仅仅是制止这种武器的扩散这种临时性解决办法并不能产生多大效果。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中加强努力，以缔结一项全面禁止生产，发展，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的公约。目前普遍性的原则是，绝对有必要确保成为化学武器牺牲者的国家以及有可能受化学武器威胁的国家的国家的安全。这一公约的普遍性要求制订适当的惩罚条款以及足够的鼓励措施。在缔结这一公约之前，所有国家都有责任遵守《1925年关于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中的各项条款，破坏这一议定书的国家必须在第一次使用化学武器之后就立即受到惩罚。

两伊之间实行停火已经一年有余了。我十分遗憾地宣布，尽管在联合国秘书长

和其个人代表的主持和帮助下举行了十五轮直接谈判，除了实现停火之外没有采取任何其他步骤来完全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第598（1987）号决议，甚至连其第一段也没有实施。在决议的第一段中，安理会要求

“伊朗和伊拉克双方立即停火，……并立刻把一切军队撤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内，作为迈向谈判解决的第一步”。

这一段完全符合国际法中最基本的原则，它没有留下任何疑点和任何人可自行解释的余地。因为停火和撤到国际承认的边界之内都是强制性措施，需要在举行任何谈判之前并与谈判不发生任何联系的情况下无条件地实施。

在这一基础之上，秘书长在其1988年7月和8月提出的时间表中建议，把军队撤到国际承认的边界之内应该在停火之后的十三天内实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原则上同意这一时间表。这一时间表包括实施第598号决议中所有条款的时间安排和措施。但是，伊拉克甚至拒绝考虑这一时间表，并继续顽固坚持在停火之前举行直接谈判的先决条件。甚至在宣布停火之后以及在实施停火之前，秘书长在1989年8月16日致伊朗和伊拉克的信中呼吁两国在举行直接谈判的同时撤军。

在过去一年中，伊拉克拒绝迈出第一步以实现《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中所赋予的责任，即从伊朗边界内撤军。相反，伊拉克却企图利用其对伊朗领土的非法占领来实现其扩张主义者的非法野心，正是这一野心使其对其邻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在另一方面，伊拉克还企图欺骗世界舆论，提出了所谓战俘问题——这完全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并利用这一问题达到其欺骗目的。

自行其是地实施第598号决议中的条款是不能接受的。根据这一决议的文字，撤军必须在谈判之前并与谈判无关的情况下举行。然而，我们根据人道主义的考虑已经宣布，我们时刻准备根据秘书长提出的计划交换战俘。根据第一个计划的安排，所有战俘都应在1988年11月20日之前释放。根据10月计划，所有战俘都应在1988年底被遣返回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经宣布，原则上接受

这两个计划；但伊拉克却未能接受任何一个计划。

在此，我还应提起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在两个国家所登记的战俘人数之间有着差别。伊拉克当局至今承认抓获了四万五千名伊朗战俘。而迄今只有一万九千名登记。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登记的大约五万名伊拉克战俘已经占了所有伊拉克战俘的绝大多数。数字上的差别需要立即得以纠正。

我们愿继续在秘书长的主持下举行直接谈判。现在已经很清楚，谈判中的问题并不是谈判的形式或两国间缺乏相互信任。真正的问题是伊拉克拒绝实施安理会决议。只要对伊拉克这种危险的非法立场仍未采取认真的行动，在实施安理会决议方面就不会出现真正的进展，一味要求谈及无关紧要的问题是不会产生结果的。安理会对此负有责任，因为它在决议中已经作出了承诺。但国际社会惊奇地看到，同样是这个通过了598号决议并在国际上大为宣传的安理会，迄今却在实施这一决议方面未采取任何措施。它对占领伊朗领土其598号决议未能实施这些事实却无动于终。

伊拉克必须认识到，和平对两个国家和对本地区都有利。目前的“不战不和”局面的持续只能逐渐使本地区重新出现紧张的局面。我们十分渴求在两个国家之间实现和平并在整个波斯湾地区实现稳定。我们时刻准备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和借口地立即实施第598(1987)号决议。10月1日的计划是在双方进行了长期谈判以及与秘书长进行了磋商之后提出的。我们接受这一计划，尽管我们曾谈及我们只是想帮助秘书长行使其职责以实施这一决议，以及我们对他十分信任。但是，伊拉克迄今却拒绝接受这一计划。我们欢迎秘书长的私人代表伊莱亚森先生访问伊朗和伊拉克。但如果这些努力并不能导致在合理的时间内使伊拉克的立场得以转变，那么就必须考虑采取其他的措施。

现在我希望谈及一些有关在波斯湾的敏感和战略地区内的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一地区的安全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紧密相连。我们认为，持久的和平与安全应该由本地区的各国来维持，不需要外来干涉。

波斯湾国家中共同的宗教、文化和经济基础为这些国家彼此间更大的声援及在没有外国的存在和干预下维护这一地区的安全所必须的力量和实力提供了基本的原因。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希望在相互尊重合法权利与利益的基础上扩大同这一地区各国的双边关系，并努力为在波斯湾没有外国存在和干涉的情况下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提供坚实的基础。

我们和国际社会对苏联军队从阿富汗全部撤出表示欢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贯坚持阿富汗人民拥有自决与选择自己未来的政府形式的不可辩驳的权利。我们再次表示支持阿富汗的穆斯林人民的斗争，同时强调有必要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的、得到人民支持和不结盟的政府，一个不受外来干涉和对所有邻国友好的政府，一个只有在阿富汗的穆斯林人民中的所有派别团结情况下才能建立的政府。我们将继续为此目的作出最大努力。我们将一如继往，继续根据我们的伊斯兰和人道主义的责任，向阿富汗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然而，我们希望，随着阿富汗问题的最终解决，随着社会和政治状况改善，将会为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们有尊严及自愿的返回铺平道路。

去年，被压迫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目睹了广泛的事态发展。已持续二十多个月的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穆斯林人民进行的起义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其他抵抗运动是由于无视这块土地上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所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面对着占领当局试图残暴地以毒打、杀害和折磨大批的革命者来镇压起义的政权的种种侵略的罪恶行径，巴勒斯坦人民继续进行英勇顽强抵抗。这一起义的继续表明，在任何情况下，巴勒斯坦的穆斯林人民都不准备就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进行妥协。

如果国际社会努力寻求办法解决这一危机，在中东实现和平与安全，那就应当认识到，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充分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换言之，就是解放被占领的领土，在整个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任何未能满足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愿望的解决办法都不可能确保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扩张主义与侵略行径也已将这一危机的范围扩大到黎巴嫩。占领黎巴嫩南部，在这一地区制造不稳定，镇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的抵抗组织，劫持诸如阿卜杜勒·卡林·奥贝伊德教长这样的人士以及利用傀儡和雇佣军，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黎巴嫩这一已遭受了巨大破坏的国家的危机。似乎这还不够，伊拉克也将武器运入这一国家，对黎巴嫩的破坏行为在煽风点火增加了丧生的人数，这一国家处于被分割的危险之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强调黎巴嫩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强调有必要在该国绝大多数人的意愿基础上尊重黎巴嫩的自决权利同时支持黎巴嫩的伊斯兰力量和民族主义力量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侵略行径进行的抵抗。

在经过多年的斗争之后，纳米比亚人民现在正期望着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再次宣布充分支持纳米比亚的独立，并要求进行自由选举，要求防止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选举过程中施加影响。因此，南非警察必须立刻从纳米比亚撤出。国际社会应当继续支持纳米比亚的独立进程，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向该组织提供财政援助，以使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能够掌握权力。

世界舞台上令人安慰的事态发展及我所谈到的一个问题和危机方面国际政府气氛的改善已使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既充满焦虑不安，也存在着希望的时代。安然渡过这一时代，消除这些焦虑不安，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各个国际论坛、特别是在联合国作出的声援和认真的努力。

我希望本届大会将能够朝着实现这一目标迈出重要、务实和有效的步骤。

萨赫洛尔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十分高兴地热烈祝贺尼日利亚的加巴大使当选为大会主席。他的当选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他抱有的信心，是对他的国家尼日利亚表示的致意，苏丹同尼日利亚保持着热烈、密切与友好的关系。我们相信，他将成功地主持大会的工作，取得圆满的结果。

我也代表我国代表团深切感谢他的前任卡普托先生极为干练的指导了第四十三届大会的工作。

我们也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为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做的宝贵努力。

我相信，大会一定十分了解苏丹最新出现的政治事态发展。 这些事态发展的目的是在我国人民接受的基础上改变我国的局势。 这些基础是：睦邻原则；和平解决争端，在区域和国际一级促进相互合作；加强不结盟原则；尊重国际文书；和平解决我国面临的种种问题。 在这方面，必须指出，目前旨在为和平解决非洲之角的问题而提出的倡议和作出的努力得到了我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们希望这些倡议将在尊重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架构内在这一地区实现稳定与相互的安全。

为在苏丹寻求和平所做的努力一直并依然是我国政府的主要优先考虑之一。 我们认为，和平应当通过直接谈判和对话实现。 这些谈判和对话已经开始，我们希望将继续下去，直到在我国实现持久和平、统一与稳定。

苏丹依然面临着极为复杂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大会在第四十三届常会上解决了这些问题的一些方面，通过了关于在发生暴雨与洪水灾难之后向苏丹提供紧急经济援助的决议。 大会也就流离失所的人们的问题通过了一个有关特别援助的决议。 在过去一年中，国际社会给于在这一地区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援救活动已优先考虑，联合国秘书长采取了苏丹生命线行动，以使来自南部地区的数以千计的人们不致饿死和死亡。

苏丹感谢秘书长和国际社会在我们十分困难的时候提供了这一十分值得赞赏的援助，我们还希望国际社会继续努力执行第四十三届联大通过的、要求重新恢复并建设被大雨和洪水所摧毁的基础设施的决议。 这符合去年11月大家所作出的承诺。 国际上还应该向苏丹东部和西部的流离失所的南部苏丹人提供援助，帮助他们在那些具有生产要素的地方自给自足。 我们还认为，在卫生和保健方面的援助应该继续下去。

在谈到苏丹生命线行动的巨大成果，特别是保护我国那一地区的公民免遭

今年秋天破坏性饥荒的危言时，我们不应忘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詹姆斯·格兰特先生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发挥的先锋作用。他作为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及同事领导了这一行动。确实，苏丹生命线行动得以成功，与苏丹从各援助国及各自愿组织，特别是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得到的积极反应和支持是分不开的。

我们政府充分理解苏丹生命线行动对人的影响，并认为继续进行国际努力以实现喀土穆行动计划所制定的目标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国代表团将在这次联大提出一项决议草案，呼吁国际社会对苏丹生命线行动即将开始的重建项目阶段表示声援与支持。

过去几年中，两个超级大国对和平共处表现了新的兴趣，国际关系中出现了紧张局势的缓和。各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关系中的冲突的意愿得到了肯定。这一有利的国际气候有效地发挥了可以预见的作用并获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联合国在这方面作出了宝贵和建设性的贡献。但是，联合国在实现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还有待于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些新的开端的发展开创了有利于稳定的国际气候并需要动员更多的力量以巩固这种气候。因此，苏丹欢迎裁军领域中的进展及裁减军备方面的具体建议。苏丹也欢迎最近两个超级大国关于化学和中程武器的建设性倡议。

本月初召开了不结盟国家第九次首脑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国家和政府首脑通过了一些巩固和平和促进人类繁荣的重大决定。我们欢迎所有这些努力，并但愿这些努力能够转变成具体成就，实现国际社会免受军备和战争危害的基本愿望。这一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和集团间新的和解与政治、文化和经济合作推动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巩固——特别是当人们清楚地看到把人民和各国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利益比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或狭隘利益的冲突更为重要。这些积极的倾向带来了人类的新时代，我们相信大家都会对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去年，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民在

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的权利给予了承认。自那时以来，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唯一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阿拉伯国家集团的领导下，也表示接受所有国际社会的决定以及联合国的决议，以便为公正，全面解决中东问题开辟道路。

以色列这方面仍在继续向国际社会提出挑战并无视联合国的决议。因此，以色列要为局势的恶化和冲突的升级负主要的责任。由于以色列这种顽固的态度，巴勒斯坦问题与其他紧张局势地区的问题不同，在保护所有各方权利的公正与全面的解决方面没有任何进展。

以色列提出的所谓选举计划只不过是一个巩固其占领的计划，一个将其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血腥压迫行为逐步升级的计划。选举是基于自由意愿的思想的。一个被剥夺了自决权利的人民还有什么自由意愿呢？

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的起义是一场长期和英勇的斗争的光辉顶点。巴勒斯坦人民的意志是以色列占领所摧毁不了的。这场起义表明，剥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只会导致僵局。国际社会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采取有效的行动迫使以色列遵守国际社会的规则并实施联合国有关巴勒斯坦以及有关以色列从巴勒斯坦及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撤军的决议。

我国仍然十分关切的注视着兄弟的黎巴嫩人民所面临的血腥事件。但是，最近阿拉伯三方委员会召集黎巴嫩议会会议的成功以及安理会会议的成功使我们可以对达成给黎巴嫩带来和平与安全的协定的前景表示乐观。

我们对目前的南部非洲局势表示严重的关注。去年的布拉柴维尔议定书和纽约协定使我们对全面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决议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产生了希望。但是比勒陀利亚政权还在操纵独立计划的实施并一再违反其文字和精神，企图削弱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政治立场并确保其在独立计划完成之后继续对纳米比亚实行霸权和殖民统治。

南非既没有解散特种镇暴队也没有解散西南非领土部队。他们还在用各种手段对纳米比亚人民实行恐怖主义。这些恐怖主义进攻部队对西南非民组的领袖和

成员的安全及其合法的政治活动构成了现实的、及其严重的威胁。

一些镇压性和歧视性的法律仍然有效，比如 AG-8 法律。一些政治犯仍被关押，大赦只限于在流放中的纳米比亚人而不包括国内的纳米比亚人，这使他们面对着国家的威胁和恐怖。

随着 11 月份的选举即将来临，南非已经在操纵控制选举的过程。由比勒陀利亚政权一手制定的选举人登记法使成千上万的南非白人前往纳米比亚并在那里登记选举。南非驻在纳米比亚的军警人员和殖民统治的文职人员也可以登记选举。南非的行政长官推出了两项公然严重违反自由和公正选举原则的立法。选举草案并没有规定不记名投票并存在着数票时可以舞弊的漏洞。

制宪大会草案安插了行政长官作为有否决权的大会主席，因而实际上剥夺了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要求国际社会密切监视纳米比亚的独立计划。我们呼吁安理会全面承担它在第 435(1978)号和第 640(1978)号决议中阐明的责任。必须向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提供足够的资金和设施，使它能够完成它的任务。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萨姆·努乔马本周在家里受到的大规模的群众欢迎充分证明了纳米比亚人民对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只要国际社会能够保证即将举行的选举能够真正自由和公正地进行，这种支持必将会反映在选举的结果中。尽管发生了一些政治变化，但南非的局势依然如故。种族隔离依然存在。比勒陀利亚政府仍然穷凶极恶地镇压南非人民对其臭名昭著的制度的抵抗，并拒不接受国际社会关于立即释放英勇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和他的同志的要求。谴责是不够的。口头上支持南非人民的斗争是不够的。国际社会要同种族主义政权针锋相对，并严格执行对它的制裁，以便将它彻底地孤立起来，使南非人民在其合法代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下取得合法的权利。

国际社会十分赞赏地看到，联合国及其秘书长的努力促成伊拉克和伊朗之间长

期、猛烈和破坏性的战争实现了停火。尽管这一成就激起了希望和乐观主义，但我们关注地看到，冲突双方之间的谈判缺乏进展。我们呼吁这两个国家明确它们的和平意愿，并积极响应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努力，积极解决战争纠纷并且在安理会第598(1987)号决议框架内并通过充分执行这一决议，以和平手段全面彻底地解决冲突。我们认为，这种解决是治好战争的创伤、调动两国的潜力，重建家园和安居乐业的根本先决条件。

阿富汗问题各方1987年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以及此后苏联从该国撤军使人们希望能够立即实现阿富汗民族和解；但至今为止未能成为现实。我们呼吁阿富汗有关各方为实现民族和解和团结做出建设性的贡献，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安全、稳定和重建。

我们密切注视柬埔寨最近的事态发展，并呼吁有关各方真诚地努力，实现那些能够使柬埔寨人民独立、主权和民族团结愿望成为现实的目标。

我们希望看到朝鲜人民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和平手段实现他们重新统一祖国的愿望。

我们希望，中美洲和南美洲和解的主动行动和紧张关系的消除将会带来普遍的、全面的安全与和平，从而为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在这方面，我们要谈一下哥伦比亚由于对非法贩运毒品的黑社会发动战争而面临的危险。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将支持哥伦比亚政府为根除危及这一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贩毒活动而做出的尝试。

国际社会已经看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和睦，而且在世界许多地方已经实现了和平；但这一点并没有反映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内。我们希望，能够在国际经济合作的框架内，把裁减军备所腾出的资金用于发展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这方面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经济和货币制度，来帮助这些国家克服落后、贫困和停滞。要做到这一点，国际社会就必须充分承担其责任，并认真

地行使政治意志，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发展问题。外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苏丹承认某些债权国家令人鼓舞的主动行动，但认为在这一领域内所做的努力不足以减轻债务负担，还必须进一步采取有效步骤，加速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支持它们的国家发展努力，并扩大它们的经济能力。需要采取这些步骤，以使这些国家能够走上偿还债务的道路，并且开展对债务国和债权国都有好处的更广泛的、更全面的合作。经济和技术合作的概念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普遍政治意识的一部分。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为合作提供了机会，必须通过富国和穷国之间出自双方利益而直接进行的对话来利用这种机会。必须努力控制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和多边金融机构的资金净流动，它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紧迫需要的资源。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逐步下跌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关注；我们希望，6月份设立的商品共同基金能够有助于改善初级产品贸易的当前状况。我们欢迎全球贸易优惠制度，并认为有必要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加强这一机制，在当前保护主义趋势中尤其有这种必要。

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失去的八十年代”，对九十年代，也就是国际发展战略的第四个十年抱有希望和乐观态度；过去的教训应该有助于制订新的国际经济团结的概念。我们期待着即将举行的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大会特别会议和即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第二次最不发达国家会议。我们认为这些会议是朝着建立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团结争取发展、消除贫困以及巩固自力更生基础的方向迈出的重要步骤。

我想提请注意由于环境恶化，特别是沙漠化、干旱、生态不平衡，气候变化以及臭氧层减损所造成的危险形势。我们还提请注意输出核废料和工业废料以及把它们倾倒在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危险。我们呼吁整个国际社会共同承担责任，控制环境恶化并分担其负担，同时注意到有必要实现持久的、不造成生态危害的发展。

大会本届会议议程上许多重要而紧迫的事项以及有利的国际环境使国际社会有一个重要的机会来证实它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是真诚的。

这将提高联合国的效率，并且是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加强所有其他领域中的国际合作的保障。

最后，我们希望本届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使之成为我们集体努力历史上的里程碑。

卡米卡米卡先生（斐济）（以英语发言）：我代表斐济共和国代表团最热烈地祝贺加巴大使当选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主席的崇高职务。

他的一致当选无疑是对他个人所获得的尊重的承认；这同时反映了我们大家对他的伟大国家、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的高度尊敬。

我们相信，他杰出的领导才干将指引第四十四届会议取得最圆满的成功。我们在本届会议上所取得的成功将加强国际关系的辅助气氛，并进一步强调在我们之间进行积极交往的必要性，以便巩固永久国际和平的基础。

大会是主权国家代表的一次集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涉及我们如何能够加强联系与合作，我们如何能够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彼此在和平中生活。

世界现在正处于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前夕，我们不久将进入新的世纪。但是过去的这个世纪怎么样？人类在二十世纪中经历了两次全球大战，其中一次被描绘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五十年，尽管只有有限的冲突和一段冷战时期，但我们目睹了大规模武库的产生。

在积极的方面，我们看到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类能够登上月球并把人类带向最后的边疆：空间。科学发展帮助了提高生活水平、增加工业和农业产量，并使我们的寿命更长。

但是，人类的故事并不简单，如果国际社会不能正视自己，我们的成就将失去光彩。在这方面，国际紧张局势正开始缓和，曾经破坏世界某些地区的重大冲突看来正处在解决的过程中，在许多情况下是经过我们秘书长的斡旋进行的，注意到这些是

令人满意的。

尽管伊朗—伊拉克战争已经停火，中东的另一个国家仍然饱受内战之苦，这是一个悲剧。黎巴嫩人民还要被迫在暴力和不安全之下生活多久？联合国为了消除黎巴嫩的痛苦并实现和平派出了现在已经在该国驻扎了十一年以上的原本是“临时部队”的部队。阿拉伯三方高级委员会的调解受到欢迎，我们真诚希望它能够找到问题的持久解决办法。

斐济继续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和获得家园的权利，同时承认以色列在安全的边界内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权利。

我国代表团欢迎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我们真诚希望这将导致在这个饱受蹂躏的国家中恢复和平和进行重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中心作用在这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值得国际社会最充分的支持。

注意到两个朝鲜之间新的对话也令人高兴，我们真诚希望这一对话将减少和平统一的障碍。但是，正如我们在过去所说的那样，我们相信，在此之前双方都不应当被剥夺参加联合国的权利。

我国代表团欢迎纳米比亚最近的事态发展。在多年的国际批评与谴责之后，南非最终放弃其顽固立场并同意让纳米比亚人民实现他们珍视的独立理想，看到这一点令人最为满意。我们期待着纳米比亚早日加入联合国。

我国代表团再次呼吁南非迅速结束可恶和不入道的种族隔离政策，允许南非黑人获得在自己国家政府中起有效作用的权利。我们将继续支持国际社会为铲除南非的种族隔离所采取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南非的体育交往。

我们欢迎最近为实现中美洲和平与稳定提出的倡议。

正如我在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二十世纪可以被看作是世界大战的世纪。国际联盟及其继任组织、联合国的创立清楚地表明人类不仅渴望持久的和平，也渴望实现全人类的社会和经济福利。尽管我们都全心全意地真诚渴望获得永久和安全的和平，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仍然无法实现这一崇高目标。

有人争辩说，拥有核武库建立了以核力量平衡为基础的和平制度。但是，核武器的集结只是让我们更加接近大屠杀的边缘，因此，继续进行对话、讨论和积极裁减核武器是很重要的。

我国致力于我们世界的永久和安全的和平。为了实现这一承诺，斐济完全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我们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以及联合国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斡旋团提供部队，并且在最近向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援助团提供警察。我的二十三位同胞在联合国的旗帜下提供服务时付出了最高的代价。

非殖民化是联合国取得的杰出成就之一，现在非殖民化正进入最后阶段。我国代表团欢迎新喀里多尼亚的积极的事态发展。我们相信，法国将遵守它在《马蒂尼协定》中所作的承诺，给予该领土人民按照联合国确定的原则和作法，通过自由和真正的自决行动，实现自己意愿的权利。

但是，我们确实感到非常遗憾的是，那一天到来时，新喀里多尼亚独立运动的战士之一让·马里·特日巴乌先生将不能在那里亲眼看一看。在获悉特日巴乌先生和他的代表耶弗那·耶弗内先生被暗杀时，我们这些太平洋的人民感到非常震惊。特日巴乌先生已成为联合国走廊上的一个熟悉人物，他以具有尊严的和强有力的方式支持他的人民的事业。我们大家都将怀念他。

南太平洋是一个比较平静和安宁的地区。我们已设法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以便保证这一局面能够得以维持。例如，我们缔结了《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或称《拉罗通加条约》——这个名称更为人所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法国继续在该地区进行核试验。它的行动受到了南太平洋所有国家的强烈谴责。上个月法国总理访问斐济时，我重申了我们的担忧，我对他说：

“总理先生，如果我只向你请求一件事，我的请求很简单，那就是请结束你在太平洋的核试验计划”。

许多太平洋岛国几乎完全靠海为生。继续进行核试验严重威胁着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

利用流网捕鱼或远洋捕鱼船队的“死亡之墙”对我们的海洋资源进行任意掠夺构成对我们的食物供应和经济维持的另一个威胁。南太平洋论坛的一致立场是：这种做法必须停止。

第三个危险是对我们环境的威胁。被称为“温室效应”或全球气温变热的现象有可能引起海平面上升，从而淹没太平洋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地势较低的岛屿。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把它作为紧迫问题加以讨论。

对我们来说，保存、保护和发展本地自然资源非常重要。如果对我们来说，保存和保护本地自然资源非常重要，那么保护本地人力资源，即我们的土著和部落人民——他们的特别权利、传统和文化，就更加重要。

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对这些问题一直非常关心。1957年的《土著和部落人口公约》以及1989年的《关于独立国家的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都载有保证和保护土著和部落人民权利的条款。

请允许我简略谈一下我国的情况。1987年斐济两次军事行动的中心问题是斐济土著人民对自己前途的关心和担忧。

斐济土著是在3500多年之前在斐济群岛定居的。由于英国殖民统治前期大量移民进入斐济，结果产生这样一个情况：在联合国建立之前，斐济土著反倒成了本国的少数民族。

随着1987年10月《1970年宪法》的废除和1987年12月临时文职政府的建立，拟订新宪法这一敏感任务开始了，新宪法将保证和保护斐济土著人民的特别权利，与此同时将考虑到斐济其他社团的权利和利益。

临时政府拟订了一个宪法草案。后来又成立了一个宪法调查和咨询委员会，其目的是听取人民关于新宪法的意见。

这个16人委员会由斐济的知名人士组成，其中包括6个印度人，5个斐济人，4个其他种族的人以及1个担任主席的罗图马人。

该委员会用了8个月的时间在全国各地举行听证会，接受书面和口头意见，并又用了3个月时间审议委员会的报告，此后该委员会向临时政府提交了一份一致通过的报告。它建议成立斐济两院议会——众议院由37名斐济人、27名印度人、4名其他种族和1名罗图马人组成；参议院由34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酋长和其他社会知名人士。

本月初，临时政府公开发行了《宪法调查和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斐济时报》是一家独立的和当代斐济唯一的英文日报，该报在社论中指出：

“宪法调查和咨询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详细调查后，提出了一份周全的报告。当然不是为了使每一个人高兴，但委员会在其授权调查范围内提出了一揽子折衷方案，他希望这一方案能够被各个不同的社区接受……”

“委员会承认其一揽子方案绝不是十全十美的——正因为如此，他建议在7年内进行审查，但他提出了要人们现在就将它作为可行文件接受的强有力理由，而且他确实是可行的”。

临时政府现在正在审议这个独立的、多种族宪法调查和咨询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和建议。临时政府承诺通过在国会的大多数代表权保证和保护斐济土著的权利，而且还承诺使新宪法充分保证和保护所有斐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我国的立宪问题应当由我国人民自己解决。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是国际关系的支柱之一。正如其他地方的情况所证明的那样，外来干涉将使早日取得可接受的解决斐济问题的办法变得更加困难。

最后，当我们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十年并站立在一个新的千年的门槛上的时候，我国代表团——也就是说我国——诚挚地希望现在我们面临的许多困难能够得到解决，世界各国本着理解、善良意愿和友好精神，就能共同作出努力，加强国际合作，促进社会 and 经济发展，并为我们自己和未出生的后代享有持久和牢固的和平打下基础。

我现在请要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请允许我提醒各位，根据大会第84/401号决定，行使答辩权发言第一次时间限于10分钟，第二次限于5分钟，由各位代表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

布罗香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斐济代表在刚才的发言中谈到了我国和我国正在我国领土波利尼西亚进行的地下核试验。我国代表团愿再次指出，法国地下核试验——我重申，地下试验——决不损害该地区各国的利益，也不损害在那里生活的人民的健康或环境，好几个科学考察团已在实地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大家都可以得到这些考察团的研究报告。既然，斐济代表也引用法国政府部长最近访问斐济时他对部长所说的话——我高兴地指出，这次访问是在非常良好的友谊与合作的气氛中进行的——我还要不揣冒昧地提醒斐济代表，法国部长罗萨尔德先生在答辩中，向斐济当局作出了我刚才重复的、同样无保留的保证。

坎密坎密卡先生（斐济）（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的立场是，维持生命与保护我们的环境对安全来说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我国代表团的立场还以被允许前往穆鲁罗瓦岛的三个独立的科学研究小组提出的科学报告为基础。我们认为，为了联合国监督下的西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法国政府应当批准作进一步的科学研究。

下午7时55分散会